

關海山之奪爭軍兩奉國



此圖為前年馮軍班師後奉軍入關情形



馮玉祥

友歟仇歟？



張作霖

吳佩孚今日之目的地



洛陽練兵場之一瞥



岳維峻

友歟仇歟？



吳佩孚



民國十三年秦皇島督師敗退時之吳佩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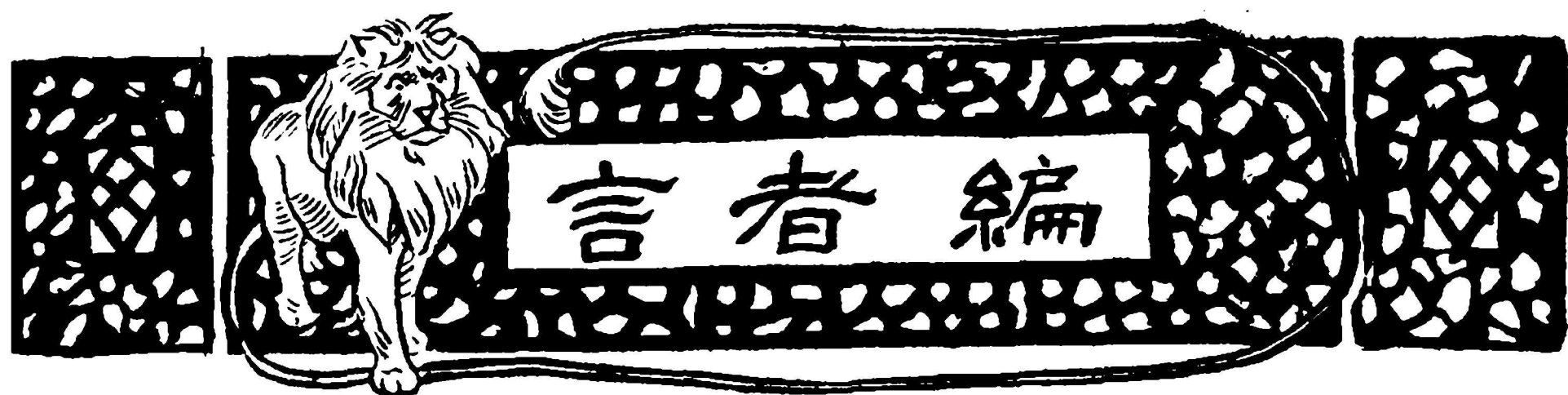
(圖中上有▲記號者即吳氏)

名人錄



汪榮寶

汪榮寶字袁甫、四十六歲、江蘇吳縣人、光緒二十七年赴日留學、入早稻田大學、二十九年因母喪歸國、翌年充京師大學堂教習、滿服後、爲京官、服職兵部、三十四年調陞民政部右參議、宣統三年、清廷派爲憲法協纂大臣、資政院設立、復派充議員、在院以能言得時譽、民國成立後、初充臨時參議院議員、正式國會選舉、被選爲衆議院議員、三年政府任爲駐比全權公使、後調任駐瑞士全權公使、旋回國、十三年、復被任爲駐日本全權公使、現仍仕職、



本報現因舊歷新年。

印刷所停工。特將三

卷第七期。延至二月

二十八日出版。特此

奉告。敬希公鑒。

國聞週報編輯部

第三卷 第六期 國聞週報目錄

評 勇哉張紹曾先生……………冷觀

河南之戰……………政之

壇 爲誰忙……………慎予

唐少川先生最近之政譚……………記者

蔡子民先生歸國後之言論……………慎予

共產黨在京漢路活動之經過……………靈鵲

美國火車與汽車之競爭……………東暉

蘇俄之職業教育……………秦翰才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記……………公展

匪窟餘生述……………受百譯

淮浦風雲片片錄……………愚公

評羅京春夢……………LL女士

觀劇場復仇……………凝冰

等於零……………心冷

名人錄(汪榮寶)



勇哉張紹曾先生

冷觀

十五年來。政變迭出。戰爭不息。軍人政客官僚三種人物。此起彼仆。循環無已。究其實際。舉凡略負虛聲者。幾無一不出乖弄醜。慘敗而去。顧去者自去。而來者自來。前車方覆。後輪隨之。更不旋踵而前之失敗者。未嘗不依然炫赫以登台。又未嘗不依然狼狽而下野。離合無常。變化靡止。其間橫被犧牲者。厥為無辜之國民。迭受利用者。厥為縲之法律。至於今日。國民已非如前此之可欺。弄法之途。亦實已水窮山盡。即北京一隅。又更有何政權之可言。不謂於此猶有人焉。敢於運用國民共棄人人怕惹之滿期國會。為再演笑劇之工具。此誠天下之大勇者也。張紹曾氏辛亥之役。首標義幟。推倒滿清。論其資格。不失為民國元老。惟以求進太急。頭腦不清。有雄心而無智識。故夫一言一動。時人無不以滑稽目之。雖亦嘗藉重吳馮兩親家之力。在黃陂時代。一任揆席。而政績之昭昭在人耳目者。不過受流氓之包圍。任左右之納賄。若夫治國安民之能力。排難解紛之辦法。則任何人亦不敢屬望於張君。知其不可而為之。是曰不智。知其不能而聽其為之。是曰不仁。張君之不智歟。國民之不仁歟。北京政局。雖已不能為善。却尚猶可為惡。若竟全八百羅漢捲土重來。又以神經病大衆為之首長。則中華民國將成何等境地。願國民其念之。

河南之戰

政之

吳佩孚入豫之念。蓄之已非一朝。自吳張合作之勢略成。而鄂豫風雲遂急。旬日以來。各方消息歧出。大抵京豫所傳。鄂軍失利。漢口所聞。則豫岳將逃。值此軍事時代。郵電嚴行檢查。事實真相。概難報告。而某方面勢力所及之地。則報告者本身在不知不覺中。又胥不能無所蔽。自來軍閥要人。能受人之崇拜。即不能免人之反對。吾人從旁論斷。大概其人固未必如崇拜者所說之善。而未必如反對者所說之惡。要其各有短長。自具價值。苟能予以糾正扶持。各人均不無成功之望。如吳佩孚之清潔果毅。自有過人之處。然出非其時。用非其術。則禍福成敗。正未易言。去歲孫馨遠舉兵東南。使吳能持重緩出。則今日吳之聲光。當遠逾於查家墩開府之局面。不幸吳誤於左右。急急出山。僞促漢皇。或於下台無塔。數月以來。頗聞豫陝土匪。多受命擬江漢之間。斯言果確。則益令愛吳者為之失望。藉令勉可收效於一朝。而收拾善後。必將貽吳以大累。此吾人所以不但為吳氏墮落危。應實為中原糜爛懼也。至於岳維峻之在豫。既無治事川人之才。以臨民。復乏整綱飭視之力。以治軍。以致國民二軍。紀律不修。民怨久伏。聲譽之惡。著於中外。馮煥章之決然引退。二軍實有隱痛在心。即吳子玉之乘隙進攻。亦二軍腐敗自招之禍。今後吳岳戰事之孰勝孰敗。當決於二軍之能否團結禦吳。與鄂軍之是否始終力戰。蓋吳之所恃。似在於豫中之內部勾結。而不在於鄂軍之

大舉猛攻。岳之所短。則正在軍隊複雜。土匪蠭起。若能維持治安。專心對外。則陝軍雖少勁旅。而革命精神。涵蓄甚深。瓦解土崩。尙非易易。就現勢測之。恐豫局非短期所可解決。若夫將來治豫之道。則端在治軍剿匪。使岳勝吳固。非一洗舊污。不足以圖存。使吳勝岳。亦非休養生息。不足以發展。斯則各方普遍之要求。又不僅河南爲然矣。

目下時局重心。全在於河南戰事。蓋岳勝吳敗。則新勢力更將抬頭。岳敗吳勝。舊潮流必且倒淹而至。上海各報。對時事尙少論列。乃於吳之入豫。則自新聞報起。均有所批評。二月一日新聞報李浩然君。曾有評鄂豫之戰。如無意義。大意謂以前戰事。猶有名義。今則並此無之。如榆關方面。山東方面。鄂豫方面。皆秣馬厲兵。試問有何名義可言。即舍名義不論。更有何利益可得。以今之奉軍。果能長驅入關。遂其割據地盤之願乎。今之國民軍。果能遠征關外。毀奉張之根據地乎。今之吳軍。果能雄視河洛。復其舊日之威燄乎。不惟國人皆知其不能。即彼輩自身亦未嘗不知。知其不能而姑妄爲之。不啻以戰事爲兒戲。眞可謂無意識之至矣。云云。申報則致慨於軍事家利用勾結政策之爲害。二月一日陳冷血君時評略謂。今之軍事家。皆以勾結爲無上之妙策。勾結其部下。以行倒戈。勾結敵軍。外其他之軍隊。以事環攻。此方如是勾結。彼方亦如是勾結。因之不得勢之軍人。乘是而有復振之望。如昔年直系得志。孫段張有聯結倒直之事。去年奉軍得志。國民軍與直系有聯合驅奉之舉。最近國民軍得志。又有張吳聯絡以攻國民軍之說。而於時亦有國民軍合奉以攻吳之說。此蓋互相勾結之情形也。夫勾結之道。雖則各視其手段。以判成敗。然亦若有一公例在於其間。即得志之方。勾結之成難。不得志之方。勾結之成反易。蓋軍爭之的。在於伐強。得志之方。易爲衆矢之的。故也。云云。時事新報之潘公弼君。於一月二十八日起。有時局之變化與趨勢一文。連刊三日。論吳張攜手事。頗多精闢語。大意謂吳張攜手。則孫傳芳旁觀。國民軍系以反奉之關係。得孫爲友軍。以色彩之關係。得粵爲友軍。直粵退遠。無可策應。而蘇直之間。亦間以魯。况吳張而與國系戰者。吳孫雖不相謀。孫必以保境安民爲色相。故國系之於孫。能得善意之中立。而不能得積極之濟助。於是以言國系聲氣不孤。而作戰上實形孤立。以此敵吳張。勝負未可必。抑吳張之給合。其基礎乃至薄弱。兩次倒戈。吳張斯得同仇。此其遠因。中樞勢力。奉劃於馮。反奉之舉。吳攬於四頭。此其近因。况相距數千里。利害不相衝突。遂有攜手餘地矣。戰績固不可知。然吳愈勝。即吳張地理上之距離愈近。而感情上之距離愈遠。亦即二者之勾結愈弛。此則有可斷言者。更縱言之。假定吳張合力逐國系於張家口之外。二者將如何相處。即使和合無間。其所造於國家者將如何。我人皆不欲作何奢望。此何以故。二人之政治思想。雖同爲極右派。然其性格。其本質。其所受之陶冶。其應付事物。無一而同。而極右派之政治思想。是否可以治中國。殊疑問耳。又云。在此千變萬化之中。成爲未許輕率下斷語之謎者。即孫馨遠之保境安民。實於其自身有此必要。釋其於意存觀望之他省。惟其若是。吳而入豫。與魯之張李及靳雲鵬相呼應。其間有徐州之隔。徐州固屬孫轄。孫將何以應之。謂保境耶。應拒吳軍過徐。拒吳過徐。何殊敵對。謂放任耶。將何以自解於對國系之爲善意中立。實逼處此。何術持平。向謂孫氏處於舉足重輕之地位。此則舉足之時也。云云。潘公弼君之觀察。則孫氏終不易維持其中立。斯又一較爲深刻之觀察也。民國日報者。民黨之喉舌也。對於吳張合作與河南戰事。持論自異於常人。一月三十一日忍迂君評論云。吳佩孚前一個多月還大喊討「賊」。討的

什麼「賊」就是關外的張作霖。好容易經不起政客的拉串。張景惠往漢口跑一躺。一會兒。吳張聯合的聲浪。便響響亮亮透了出來。這不能怪吳佩孚認賊作友。反覆無常。因為吳佩孚原是這一套貨。可是吳佩孚總還是個人。應總該還有一口「氣」。如何肯右手打自己的嘴巴。放下「討賊」的旗。左手往後一伸。便拉住了賊手。這不是比娼妓送秋波更來得自己不好受。然而他居然出此苦肉計。也正有他目的之所在。張作霖入關的兵。剛才向後轉開步走。形勢稍爲緩了些。而鄂豫之交。忽然陰霾蔽空。吳佩孚說。「豫邊土匪蠢起。不得不派兵去剿」。其實何嘗是這一回事呢。土匪就是吳先生的夥計。有土匪在前邊擺鬼臉。吳先生便好躲在背後。大唱雙簧。掩住自己的醜態。一到前面。不是大家手挽手的合夥兒打劫嗎。國民軍是接近民衆肯爲民衆効力的軍隊。因此之故。仇敵便圍在四面。張作霖的退。未見得就是好意。國民軍果然未見得就怕這個。然而國民軍究竟是爲了民衆才受這種嫉妬。才出這種大力。然則民衆安可袖手旁觀呢。云云。其於國民軍抱滿腔之同情。蓋已溢於言表。觀於此則河南戰事之勝敗。影響於新舊勢力之消長者。誠非淺鮮。吾人請拭目俟之則可也。

爲誰忙？

慎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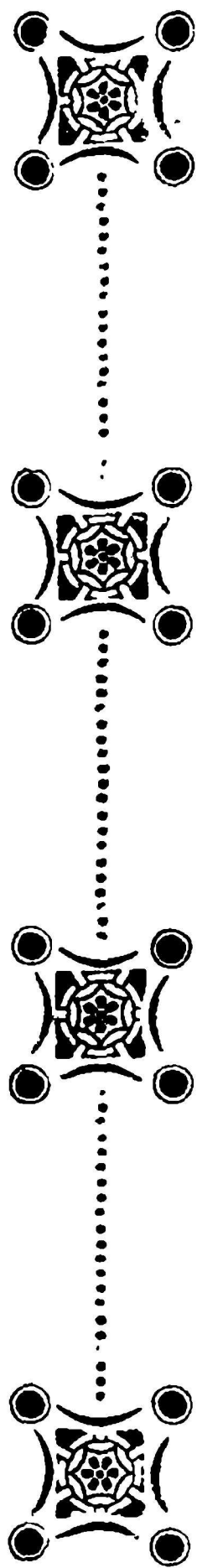
以戰禍蔓延政局糜爛之中國今日。而猶得集列國代表。端居首都。從容論政。開會成議。高談終日。開中國外交史上未有之盛。不可謂非奇觀。綜今日匯于北京之各國代表。其所討議者。不外關稅法權兩端。關稅會議。將成尾聲。敷衍畢事。其勢已明。而法權會議。則造端未久。且將藉名調查。環遊各省。結果如何。可鑒前車。然外人用意。雖屬絕無誠意。而中國當局則已興高彩烈。整理修葺。煥然一新。監犯蒙庥。滋可慨矣。日昨姚君公鶴。致書上海地方審判廳長沈君慶生。論及此事。姚君久客海上。於華洋司法。知之尤博。凡其所言。率多破的。足以醒國人迷夢不少也。其大要曰。

荷枉駕失迎。慚甚。並以地址錯誤。致勞訊訪。尤見租界關係國權。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即尋常訪友。亦動費周章也。所論此次法權調查。弟根本上即有種種疑問。究竟中國司法爲四萬萬人着想乎。抑爲僑華之數萬人着想乎。報紙上連日登載京都有種種整頓刷新之命令。據公所言。謂非絕對有此事實。然萬一有之。豈非吾國司法必待外人來華調查。始行整頓刷新耶。且貴廳所在地上海。據報載每月外人到廳參觀者。踵趾相接。究竟批評如何。吾公在官言官。固未便稍自滿假。然事實俱在。非一手所能掩。即昨在許使君座。趙君督卿所述陪同美委員赴廳參觀後之評語。亦謂爲意想所不到。此豈一手所能盡掩哉。且僑華正當商人。自願拋棄條約上所規定之觀審權。而就審於審廳者。每年不下數十起。其事且遠起於民國初年。此虞芮質成。中國三千年前大同之治。又見於今日也。若謂此爲商人自身權利關係。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出也。並非該國駐滬官廳所允許者。則弟又憶民國三四年間。有荷蘭商好時洋行具訴華民宋榮記一案。可資證明。緣彼時涉訟之初。荷蘭領事一面令該原告赴廳起訴。一面知照審判廳派員蒞庭觀審。及審廳以中國司法程序及改良後種種辦法。函復去後。彼即以「所請派員觀審一節。無非備法庭臨時諮詢。並無干涉司法權之意。今既不以爲然。此節應作罷論」作復。審廳依法受理。最後荷領來函。以被告事前逃匿。要求缺席裁判。函中並有「查如此辦法。自屬各國通例。用特函請貴審判廳長查照。尙希准如所請。即行定期審訊是荷」等語。此項檔案。貴廳諒

可飭查。可見洋商對吾國司法。苟與世界法律原則不背。手續便利。決無吹求之餘地。荷領所引如此之辦法。自屬各國通例。一語破的矣。商人自動赴廳起訴者如彼。彼國總領事飭令商人赴廳起訴者又如此。故鄙意謂自我國司法改良。外人豈毫無聞見。果願全國交並慮及兩國私人間之利害關係。而以誠意撤銷領判權者。姑勿論德奧俄數年來往事可溯。即此大張旗鼓之法權調查。亦甯非多事耶。

今人言關稅自由。動連綴以裁撤厘金。言收回領事裁判權。動連綴以改良司法。遂使吾人腦際。咸喟無已。豈必欲關稅自由而後言裁撤厘金。必欲收回領事裁判權而後言改良司法。一若其間有交換之性質。關稅自由收回領事裁判權所以爲己。而裁撤厘金改良司法所以爲人。有如交易買遷。各得其所而退也者。誠不可以設想。姚君所謂中國司法爲四萬萬人着想乎。抑爲僑華之數萬人着想乎。一語言之痛切。令人泣然。夫關稅司法與中外人民之生活有切膚之感者。關稅事業。雖以國家政策關係。中外不無異其待遇。而希望有良好之制度與清廉之稅吏。則同。至希望有良好司法以保護人權。則尤中外所共。故從正面言之。釐金原係惡制。中國商人。本感不便。留難勒索。積弊尤多。即不與外人言關稅自由。中國商人本欲去之。維恐不速。因無待于外人之督促。至以中國司法界之黑暗。設備簡陋。動受牽制。人民無端遭受冤抑。不可數計。近如張宗昌之戮山東高等審判廳長張志。全國法界。憤激不平。此種暗無天日之司法界惡現象。是非自在人心。固無待於外人之調查。而始亟亟言改良者。自反面言之。外人亦祇知迫於生活之要求。而希望有良好制度。不必有成見橫於其胸。關稅事件關係較複雜。且不置論。若夫司法。則因純視其良窳而定向背者。領事裁判權之存在。即僑華外人。未必遂表歡迎。蓋領事大都爲外交官吏。不諳法律。折獄斷案。僅憑臆測。冤抑不平。未必遂無。故中國果能保持司法獨立。竭力改良。外人未必裹足不前。非就教於其本國不諳法律之領事不可。姚君所引民國三四年間荷蘭好時洋行之訟案。蓋篤論也。總之。關稅自由。爲中國人所本有。改良司法。爲中國人之天職。奮發有爲。莫之敢撓。苟不明乎此。忙忙碌碌。終日爲人。抑何可哂耶。

(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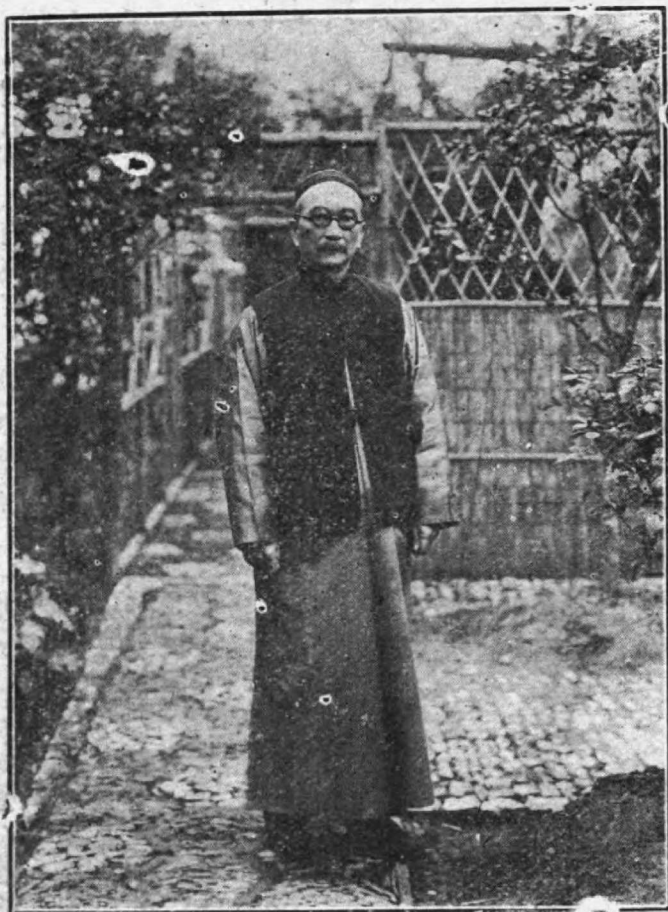


唐少川先生最近之政譚

記者

時局混亂。戰禍蔓延。國民水深火熱。望治之念。至殷且急。然環顧國中。領袖人才。渺不可得。中山不幸病殂。合肥輿望墜落。黃陂屢出屢仆。久乖衆望。今日民國元老。惟唐少川先生如魯靈光。巍然獨存。其言動頗爲海內外矚目。記者於一月三十日曾往唐宅。謁先生暢談一小時之久。所得甚多。茲特撮要紀述。文字之責。記之。

▲法統與改造 法統之說。有護法護憲之分。改造之論。以國民會議爲有力。實則法也憲也。皆是人的問題。而非法的問題。此中有物呼之欲出。



唐少川先生

過強有力者。借以操縱指派而已。以上諸說。大抵議郎政客。資爲號召。各有所偏。隨人而異。彼等十數年來。所賴以生活活動者在此。吾人固無權阻其不言。亦姑妄言之。而妄聽之而已。實則今日戰事方興未艾。法統改造。都無可爲。卽有善法。有誰能守。有法不守。何異無法。吾國數千年來。人民習於自治。鄉里小民。終其身不見官府。其殖產興業。固自若也。州縣之職。催科斷獄。義取消極。督撫大員。非與士紳融洽。決難克盡厥職。民間會館行幫。自爲結束。平亭爭議。衆論翕然。如吾粵之七十二行。與九善堂。省有大事。悉以諮之。合士農工商而爲一。實具今世業治之模型。吾人響者鄙夷舊制。廣行新法。削足適履。久受其敝。今欲長治久安。端在實行自治。蓋自由自治。安居樂業。乃國民所渴望。卽無上之大法。至於北京。實在祇須一外交部供外人形式之應酬可已。蓋各省之交涉案件。外交部固亦久已無權過問也。

▲遷都論不變 北京地方久爲官僚盤踞。城狐社鼠。莫可爬梳。吾自清季服官京師。卽認爲不可救藥。民元因倡遷都之議。曾與中山先生辯論。中山以爲甚難。吾則謂非新遷首都。開治草萊。不足以示國民奮鬥之精神。特以不便明說之故。紆迴曲折。假藉虛無渺茫之法字招牌。以爲粉飾。改造之議。自亦有理。然戶籍未備。交通不便。真正國民會議。無由成立。要不

神。吾主遷往錢塘江。取其水多而環境良。蓋以中國之人口計算。將來集中都門者。應有三千萬人以上。非水量供給甚多之處。不能便於聚集。至環境之良。則因浙江文化素優於他省。前清刑名錢穀。幕客悉出浙籍。政法智識。實較普及。所以歷任督軍如楊善德盧永祥等。均不能不勉重民意。與紳士力事周旋。使彼曹居他省。恐亦不免於跋扈飛揚之習。此種環境之力。非常偉大。吾所識有華國某夫人。方其初來中國。見人力車。謂以人拽車。太不人道。甯願步行。不肯乘坐。乃住北京二三年。並足帶亦須僕

唐紹儀意想中之建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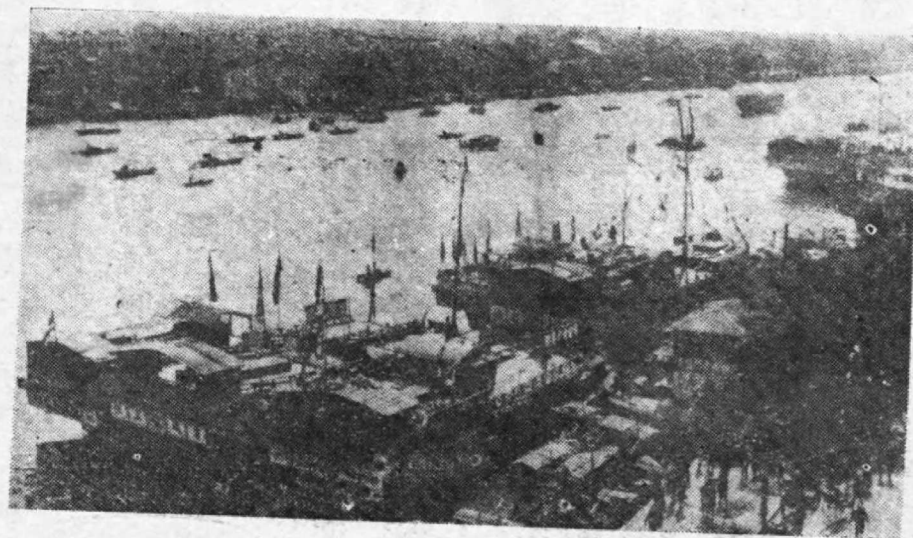


錢塘江畔

歐屈身爲之繫繫。人道之念。竟已忘之。此類例證。隨處可得。當時中山以爲錢塘江太偏於南。謂宜移至陝西。吾則謂陝西交通太不便利。且就中國之蒙藏全部觀之。適中者實爲四川成都。試問吾人能深入川省乎。在民元之時。遷都之論。不過取證於日本之維新。至於近年則俄羅斯之棄彼得堡而取莫斯科。土耳其之棄居士但丁而君安哥那。即澳大利亞近亦棄首都之梅朋而遷開柏。梅朋四面皆海。本無不便。祇以開發以還。向有豪商把持。環境惡劣。乃擬遷往開柏。其地森林蔽天。方在伐木治路。澳

人固不以其費事而止也。民元迄今。十有五載。使吾議能行。則十五年來。新都建設。應有可觀。今雖時移勢易。而吾念決不稍易。自信乃復益深。蓋今之北京。乃一毀人爐。任何人前去。均不能逃此洪水之鍛化也。

▲關稅會議觀 北京之關稅會議。決不能有滿意結果。夫以中國物產之富。人力之多。本不應有窮乏之嘆。乃以關稅鹽稅鐵路三大端。不下三千萬金。權握外人之手。受其操縱與利用。國家焉得而不窮。政府不於根本上設法。惟冀加稅少許。供其浪費。而不知任加一絲一毫。仍是國民負擔。况如煤油之類。乃中國所缺乏。而人生所必需。如經加稅。則平民直接受害。且近年外人在中國設廠製造。年多一年。不但關稅可以免交。內地厘金亦復避除。彼挾其雄巨之資本。又有強固之組織。經濟大權。行將全淪於異族。國民生計。亦且失其獨立之活動。此種危機。知者尙少。此實至可憂慮之事。望國人注意補救之。



與香港抵抗之廣州珠江

▲廣東與對外 近得廣東家鄉來信。粵省近狀極佳。秩序甚好。除米糧煤油。須設法輾轉由他處輸進廣東。故價格較貴外。其他菜蔬柴薪等民生日用品。悉比以前廉價一半。蓋廣東爲五卅案沙面案。反對英國與香

港經濟絕交。所有向由香港吸收之土貨。均已失其輸送之途。以是內地生活。反見低廉。粵人緣與英人抵抗之故。受苦自不在少。如香港金融之斷缺流通。內地貨物之失却銷路。均足使廣東人感覺不便。然廣東人爲對外力爭人格起見。任何苦痛。均所不辭。吾有老友某君。近自香港來。此君家本甚富。吾曾問以近况如何。彼謂現僅足自飽而已。然而爲抵制外

人故。即弄至傾家蕩產。亦甚值得云云。此數語可見吾粵人之氣概。斯誠至有贊賞與維持之價值者也。（記者按關於此點。據吾人所聞。香港受抵制影響。市面大壞。商業區域之地價。跌去三分之一以上。住宅區域之地價。則跌至三分之二。此亦足以證明唐先生所言之正確也。

[衣][飾][瑣][言]

●十八世紀之著名脩飾家

祿

當十八及十九世紀時。歐洲很出了幾位著名的脩飾家（指男子）。他們對於衣飾非常注意。而且能不斷的獨出心裁。翻出許多新花樣。有創造的精神與胆量。一時社會上於衣飾方面。莫不奉他們爲模範。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白魯媚兒氏（Beau Brummell）。他直到現在。歐美人士還常常說起他。凡注意脩飾的男子。人多稱他爲白魯媚兒。彷彿已成爲花公子的普通代表名詞。可是他勢力之大。說起這位白魯媚兒先生。他本家況寒素。不過言談舉止聲音笑貌。自然有一種攝人魂魄的魔力。他雖不是貴族。而一時朝貴。無不樂與接近。據說他在戲院或跳舞場中。想和某王公或閨媛說話。無論識與不識。只要用手一招。自然會移樽就教。他每天穿衣服的時間。至少要三小時。天天翻新花樣。穿得與衆不同。絕不怕旁人批評。他不歡喜穿艷色的衣服。惟大小長短。必與身體完全貼服。不能有一毫參差。我們只須看現在歐美服飾是怎樣的。便可知他在衣飾方面所占勢力之大了。



衣飾瑣言

● 面幕

祿

面幕和手套手杖一樣。起緣很古。從前希臘女子。用面幕表示她在社會上所占地位。和奴隸不同。在土耳其。凡未嫁女子。永不許除去面幕。所以男子於未結婚時。絕無機會一睹他未婚妻的芳容。傳聞土耳其有人結婚後。才看出妻子面貌非常醜惡。照例婚後。妻問夫此後允許何人有自由踏進內室的權利。就是說那一個男子。可以到內室窺見他妻子的顏色。前述的婦人發此問時。那男子道。世上的男子我都許他們看你。獨我不願見你。一時傳為笑談。大凡面幕都是女子用的。可是有某回教民族。男子一到十二歲後。便須用面幕。女子反不必用。可見各地風氣不同。當中古時代。英法女子盛行用極長的面幕。有時直垂至地。以為美觀。現在還有用面幕的風氣。不過純粹是美觀作用。與負節觀念及風俗法律毫無關係。



蔡子民先生歸國後之言論

慎予

蔡子民先生爲吾國教育界泰斗。淡於政治。而觀察入微。持論公正。無倚。去國二年餘。國人久矣不聞先生之言論。茲先生於本月三日歸國。記者因於四日晨走訪於滄洲飯店。先生態度藹然。謙摯有加。目今中國政治教育諸端。無不紊亂如麻。險象環生。待有大師出而爬梳。凡所叩詢。未盡胸臆。而先生娓娓相告。於急功近利之徒。痛下針砭。足資國人佩章。因錄之本報。以解國人渴望之殷。惟談話時間過長。當時又未筆記。歸寓追憶所及。容有出入。疏虞之責。記者負之。

(二月四日)

政治問題

去國二年餘。國中政治變化。至速且多。間於外國報紙電訊中。略知梗概。或積一二月讀中國報一次。然於最近狀況。旅途久稽。知之不詳。但余總覺軍閥此起彼仆。終無善果。甲方雖因倖運而暫時壓抑乙方。然數月之後。又不難重振旗鼓。以爲報復。此種循環往復之局。殊非國家人民之福。此後惟盼有真能爲國爲民。蠲棄私利之軍隊。出而掃除自私自利之軍閥。國家方有安甯之希望。最可歎者。一般政客學者。率欲利用甲軍閥打倒乙軍閥。掀風作浪。挑撥其間。其實軍閥均是一邱之貉。盛衰起伏。罔民則同。故余深冀今後之政客學者。能幡然悔悟。即不能積極造成真正爲國爲民之軍隊。以掃盪惡勢力。亦當消極的不予軍閥以助力。矯除利用軍閥之心理。其無形中造福於民不少也。至關於政

制問題。余殊贊成聯省自治之論。此以中國地方之大。人民之衆。欲冀一人者出。有以征服一切。統一天下。真有河清難俟之慨。無已。則惟有盼各省於小範圍之內。如山西閻錫山之埋頭自治。就本地財政之收入。以養有預算的有紀律的軍隊。省自爲政。不相侵越。以就政治實業教育上比較其優劣。以爲爭競。若論中央政局。無論何種制度。祇須各省改革就緒。

蔡子民先生最近之攝影



均無問題。蓋委員制者。亦不過行政上之方法。與現今之責任內閣制。初無大異同。但使各省能知自治。軍閥之勢焰稍。則召集兩議會一爲代表人民的一爲代表地方的。以決其爲委員制。爲責任內閣制。均無不可。非然者。如今日軍閥之干涉中央。舉凡閣員重任。稅收要津。無不遍插黨羽。如直系得勢。則直系盡據閣席。奉系得勢。則奉系盡據閣席。惡之現象。雖求救於世界大政治家。恐亦束手無策也。

教育問題

今日學生界之浮囂現象。余至不贊成。蓋學生究在「學」的時代。不宜多問外事。成年之大學學生。普通知識。既已充足。使以個人名義。信仰何種主義。發表何種主張。或迫于熱心或義務心。而不能自遏。以預聞國家社會之事。固未嘗不可。但如

因少數人信仰某種主義。確定何種主張

之故。必強人以同。然後以機關或團體名

義。發表意見。不從。或竟出以強迫恫嚇之

手段。甚有演成武劇者。此則決非吾人所

敢苟同。不特此也。尚有十餘齡之小學生。

知識不充。黑白未知。亦復攘臂終日。由少

數操縱其間。任意主張。甯不可笑。余近觀

歐洲各國。自大戰以還。政治經濟。亦罅漏

百出。雖不乏熱心之士。奔走呼號。以解決

現實之問題。但終有若干潛心學問之士。

埋頭研究室內。以謀未來之大計。蓋社會

上之現實問題。既甚繁複。變化甚多。然亦當知社會生命之悠久而無窮

期。苟舉當世長幼老少。盡集於解決現實社會問題之途。則社會基礎不

固。未來之危險。甯可設想耶。且夫共和國。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尤為

絕對之原則。倘欲強人以同。不惜出于恫嚇無理之手段。又豈道德之所

許。此則深願教育界同人之深省矣。

共產主義

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於如何達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討論之餘地。以愚觀之。克魯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論。一方增進勞工之智識與地位。一方促起資本家之反省。雙方互助。逐漸疏濬。

下期重要文字預告

本報記者政之君近自北京旅行
漢口南京上海大連奉天天津等
處考察政治情況擬就觀察所及
以通信體裁詳細紀載夾叙夾議
即在下期本報發表

以使資本家漸有覺悟。以入作工之途。則社會不致發生急劇之變化。受暴烈之損失。實為最好之方法。若夫馬克思所持之階級爭鬭論。求效過速。為害無窮。且其立論之根據。必須生產機關已臻完備。徒以支配機關不良而造成之畸形現象。以及確為勞工勞力而不得食。徒為資本家作牛馬。與夫教育程度之懸殊。故一改變間。即能奏效。俄國生產機關並不

完全。然昔貴族專政。貴族教育。確甚普及。而終不免于失敗。然俄國究為首先試驗之國家。徒憑其腦筋中之理想。遭遇失敗。原非始料所及。若夫中國則既有前車之失。又何必重蹈覆轍。且中國之生產機關。遠不如俄國之發達。環顧國內。又安有所謂資本家。而教育幼稚。受高等教育能有幾人。故即使改變支配機關。其勢惟盡驅四萬萬人同受凍餒而已。且因教育關係。第四階級中未必悉能了解階級爭鬥之真義。乃使一部份信仰主義者。一方壓迫資本階級。使之屈伏。一方壓迫第四階級。強之從同。其為危險。不堪設想。尤有進者。今日之世。國際關係。未能完全脫離。非共產國家之經濟侵略。環伺其旁。結果不免於失敗。俄國之行中國之強鄰四逼。外貨充斥。將步俄國之後塵而不可得。故馬克思所主張階級爭鬥。絕不適宜于中國也。吾人更有一信念。即以中國之事。必當由於中國人自己之努力。客卿即赤忱以友誼相援助。然中外歷史不同。情形互異。決不能以外國之方法。移植中國。譬如俄國貴族專制。壓迫平民甚嚴。而中國則歷來未有嚴重壓迫之事。且就今日之現狀。正苦中央政府之無權無力也。情形迥異。方法又豈能盡同。況今之所謂客卿。更不免有外交政策難于其中者乎。



共產黨在京漢路活動之情形

靈鵲

京漢鐵路工人之確數。曾向京漢北京總局會計課。及交通部統計廳。惠工課調查。大約有一萬六千人左右。分隸工務。車務。機務三處。屬於他處者為數甚少。（至警務處之路警。及保安隊。則與工人性質略異。）就中以工務處人數最多。機務處次之。車務處又次之。

工人每人每月收入。多者百元以上。如機務處之升火。開車工人是。（較初員司收入至三倍以上。）其生活優裕。自不待言。少者七八元。以本國生活論。亦無虞溫飽。所以去冬戰爭發生。路款被國民二軍挪為軍用。工人月餘未領薪水。均能支持生活。由此可知其魄力矣。且京漢鐵路。近年一切小工程。多為工人包辦。所包辦之工程。雖小。至少當有資本六七百元以上。故謂之為小資本家。亦無不可。

京漢路局對工人之待遇。病則有免費之京漢醫院。死則有相當之恤金。并特設有扶輪小學。扶輪中學。教育工人子女。概免學費。若工人本人欲求常識。亦有職工教育館可入。是以工人對於愛路心甚發達。路外工人欲得京漢路之一位置者。比肩相望。由此而言。工人有相當報酬。優渥待遇。宜乎難為共產黨所煽惑矣。然事實與此相反者。則因別有關係在。共產黨人昔日煽惑工人之伎倆。今試追述之。蓋我國教育不普及。工人之無智識。無庸諱言。共產黨人從前專以「增加工資」團結工人。當時工人工資。誠為低廉。故路局對此條件。嘗與容納。後工資已增到相當地

位。漸不能以經濟關係動工人。於是共產黨失其利用工人之方策。工人亦不能復為共產黨所利用。尤以前次京漢路大罷工。工人被重大損失。後對共產黨惡感最甚。然此時共產黨猶能煽惑工人。又何故乎。其重要原因。則為共產黨運動工人方策之變更。及操縱工人團體手段之進步。茲依次評述之。

共產黨現時不能全以「經濟關係」鼓動工人。上已述及。現時該黨所取運動方策。外屬政治的。緣吾國鐵路。多行「員工制度」。服務鐵路之人。有員司及工役之分。員司總局局長。至於司事。（地位與洋行之書記。打字生略同。）皆屬之。此外者。概屬工役。習俗相沿。員司貴而工役賤。已令工人嫉視員司。而工役中。除機務處升火開車工人。可逐漸升入員司外。餘皆不能。積此嫉視與機會不均等之兩層關係。於是促成工會之組織。案此等工會。并非專為工人生活之保障。乃少數工人希圖活動。藉以為進身之階。共產黨人深能窺測此少數工人心理。知從前以「工人無祖國」之口號。煽惑工人。已屬不靈。因工人服務國有鐵路。頗有國家觀念。令專以「無產階級專政」。慫恿工人。在工人平日見員司以地位之高。與官紳往來。已羨慕不置。心想無產階級專政後。地位陡增。因虛榮心之衝動。遂亦甘為共產黨所利用。

京漢工人之集會。有兩系統。（一）升火開車工會。此工會含有公寓及俱

樂部性質。人數不多。專以連絡感情爲事。對外少活動。共產黨亦難與之接近。因升火開車工人經濟優裕。地位可以升至高級員司。(鐵路中有廠首一職。非開車升火工人升擢不可。有許多員司。甘棄員司不爲。而爲開車升火工人。以其極有後望故也。)(二)京漢鐵路工會。此工會性質較普遍。爲少數野心分子及共產黨人把持。許多工人。意甚不平。其總會會長爲劉某。機器匠也。有共產黨人楊某。常出入該會及三數分會。在學界自謂工會會長。實則不過顧問之流。僅能主持工會一部份事。與學界有交際。蓋亦學生出身也。工人每月每人以半日工資爲月費。繳諸工會。合計數目不小。皆由主持工會諸人。任意支配。工人不得過問。主持工會之人。除共產黨所派代表(一說稱參謀)外。皆機務處工人。彼等自負有專門技藝。不易被辭。能出活動。常譏他處工人。無能無勇。不配辦事。他處工人對之頗含恨。尤對彼等之受賄抓款。暗中非難甚力。然以迫於會規。(共產黨黨律。取絕對專制。所謂無十二分奴隸性。莫入共產黨者也。其所操縱之會章。亦具此種精神。)及其背後有共產黨國民二軍中人爲之奧援。莫可如何也。

由此可知把持工會之工人。未必赤化。實以有金錢可用。虛榮可享故耳。如總會會長前與岳維峻同坐汽車。即視爲無上尊榮之事。目國民軍爲保護勞工者。爲之效勞甚力。且聞有荒廢職務。至開封爲之修槍枝。自以爲「交際目的可達」。又已得人生至樂之境。不知其後有許多工友咒罵之也。咒罵之動機。并非出自真誠。一言以蔽之曰。忌妒耳。於此共產黨又有機會可利用矣。即從新捧此等工人上台。以行使操縱之權。此輩亦別有目的。願爲利用。工會情形。如斯而已。

鄭州總會指揮分會。以全國鐵路總工會操縱各路總會。全國鐵路總工會主持之人。幾皆冒牌工人也。則直隸於第三國際焉。其操縱各路總會之情形。則每一總會。各派顧問數人。名爲顧問。實則權力甚大。亦如鮑羅廷之於廣東政府。幾事。事須得其允許。始行。會長之流。不過供傀儡使用而已。又按各會會長。在未任會長以前。共產黨人即以當顧問爲交換條件。擁護而好自用之工人當會長。此等工人。知識淺陋。以爲只要會長位置可得。顧問之取。又何所惜。墜其彀中。而不覺在既得會長之後。共產黨之惡辣手段出矣。果工人不服從。則以「賄選會長」之事爲要挾。同時并以種種威迫手段。恫嚇工人。強迫其入黨。入黨後。須遵黨令。將會務交顧問主持。所以各工。名爲工人當會長。其實權則全在共產黨人手中。間有少數工人對此不服從者。彼等則以金錢收買。總憑達到目的。其終不可利用者。則以升官發財之道。誘之他處。處以拘禁死刑。(有時亦有先行收買。後來擁之爲會長者。)此共產黨操縱各路總會之大概也。其對各大站之分會。亦視情形重要與否。派一二顧問。爲之作靈魂。(如保定。彰德。信陽等處均有)。

吾人據上面之事實。可得一結論。共產主義容易發生於產業落後。民智較低之國家。(如中國。俄國。)以其人民生活上不易滿足。奸人可以有機欺蔽一般工農故也。反之。英美。法。日。諸國。生產發達。民智進步。共產黨殆難插足。適與馬克斯所預料資本主義國家。必值階級戰爭之說。不合也。

共產黨事實上既易發生於產業落後。民智較低之國家。然則其禍可得而免乎。曰。可。其唯一途徑。則在提高工人經濟政治地位。提高之道。舍教育莫由。



美國火車與汽車之競爭

東暉

世界運輸之方法。無時不在變遷改進中。將來科學方面之發明愈多。必更有新法。於載客。及運貨方面。收更大之效果。一國運輸方法之良窳。可代表其文化之高低。將來世界愈進化。預料於運輸方面。必更有無限新奇之發明。非今日人智所能想像也。凡一種新發明。當實際行施時。有二種阻力。每足為患。第一人心多偏於怠惰。好苟安於眼前之地位。不願改良。第二當一種新制度採用後。每新益求新。趨於極端。二者過猶不及。最妙莫過於適中之道。既不妨礙進步。亦不貿然冒險嘗試。致擲資本精力於虛耗。現今美國對於運輸事業。所投資本額極巨。失敗者累累。因之對於新發明未經施行之運輸方法。嘗不敢輕於嘗試。凡新發明之事物。不一定適用於車輛方面。所謂閉門造車。出門未必合轍。每有車輛初製出時。似極合實用。乃投資經營。但問世後。生命極短促。如曇花一現。旋即為社會所屏棄。數年前美國各城市。盛行某種街車。今已絕跡。即一例也。美國鐵路發展異常迅速。當一八六〇年。全國路線。祇長三萬〇六百哩。迄今增至二十六萬哩。其路線占全世界路線總長度三分之一。鐵路在美國經濟史中。占極重要位置。當一八七三年時。其發展過於猛進。轉碍及社會組織。近年來則其功能方面之增進。不足應社會之需求。亦頗足為患。美國對鐵路所投資額。達一百八十九萬萬元。與全國製造業投資總額比較。相差無幾。當一九二四年。載客方面之收入。計十萬餘元。所載

客數計九萬萬有餘云。

但晚近汽車業勃興。各機關及個人之購備汽車者日多。鐵路營業。因而大受影響。最近美國鐵路所載客數。據大勢觀察。已較前銳減。此大半由於汽車之競爭。一九二〇年。為美國火車載客之最盛時代。一九二四年

美國
汽車
事業
發達
之一
斑



芝加哥市街之汽車

所載客數。與一九二〇年相較。已減少百分之二十七。與一九二三年較。減少百分之五。五。此一言以蔽之。無非私人汽車與公共汽車日益增盛之直接結果耳。

火車與汽車相較。有一極大弱點。即火車之開行。有一定時刻。不能隨時隨地任人之意。汽車則無此束縛。火車自營業減色後。開行次數不得不

減少。因減少而營業愈不振。因不振而開行次數愈不得不減少。二者互相循環。火車處此環境。幾有每况愈下之慨。而今經營鐵路者。方竭力研究。汽車特長之點安在。如何可取人之長。以彌補其短。但此問題極複雜。決非短時期所能解決也。

人民自有汽車。可來去自由。較以前祇有火車時。便利多多。凡較短之路程。若乘火車。或則路線不直接通達。或則停車地點不便利。乘汽車則直接爽利。絕無牽掣。汽車尚有一利點。即可迎合人民之奢侈心理。凡處境稍豐裕者。一切物事。皆好清潔。乘火車與路人相雜。不免有風塵勞碌之感。汽車則可保持清潔。不使有灰沙侵擾。使旅行舒適。現今美國載客汽車。有一千五百五十萬輛。類多清潔華麗。於此可睹人民心理。甯願出較高代價。以求旅行之舒適。自汽車盛行後。對於短距離之行程。火車幾無所用之。因之車行時沿途可減少停駐次數。使車行速率增加。乘客亦可較舒適。無車輛時時停頓之痛苦。此實火車自汽車盛行後。意外發生之好結果也。

美國鐵路近有一特殊現象。各支綫之營業。為汽車所奪。幾難以支持。因有種種改良。以期得較經濟辦法。有將各支綫。以長途汽車代火車者。此究較因營業不振而完全停頓為佳。但此不啻為火車不能與汽車競爭之鐵證矣。有人預料此後美國之鐵路。其幹綫尚能維持本有地位。支綫則必改用汽車。火車於此已不復適用。此後長途汽車之用途。必愈趨愈廣。但其用途。亦有相當限制。若不詳細研究其限制之所在。必致擴充過度。虛耗資本。並致競爭過烈。而有兩敗俱傷之嘆。現已漸有增添汽車互相競爭之趨勢。結果實足使社會蒙其害也。而今自道路改良。汽車勃興後。有多處火車。因營業銳減。不得不停辦。停

辦後。即無汽車者亦不得不購備。此愈於火車有莫大損失。此尚係振私人汽車而言。最近長途汽車。亦有日興月盛之概。執業者於其內部之設備。極為注意。不使乘客稍感擁擠不便之處。務使之外表整潔悅目。車身顏色。亦極華美絢爛。於管理招待方面。更備極注意。不使乘者有毫髮遺憾。於此可見美國汽車與火車競爭之劇烈也矣。總之今日美國火車與汽車競爭。火車漸處於戰敗地位。此後欲發展其營業。減低其成本。則必利用汽車。以補其不足。即凡支綫。可以長途汽車代火車。此於社會及火車本身。皆有利。預料此後。火車與汽車。恐將由競爭而趨於合作。火車便則用火車。汽車便則用汽車。使二者互相為用。不相為害。是亦必然之趨勢也。

金城銀行

| | |
|----------|--------|
| 總分行 | 辦事處地點 |
| 天津 | 北京 |
| 漢口 | 鄭州 |
| 通匯地點 | 國內外各都會 |
| 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 |
| 股本 | 總額壹千萬元 |
| 公積共計 | 壹百叁拾萬元 |
|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 |
|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 |



蘇俄之職業教育

(節錄職業與教育)

秦翰才

勞働教育。爲近今社會之最重要問題。各國聞所注意。蘇俄爲努力勞働運動最猛進之國家。其實行勞働教育之現況如何。及其成績如何。當爲我國人所欲知。中華職業社所刊之「職業與教育」近譯載蘇俄之職業教育一文。茲節其大要。以諗本報讀者。

記者附識

職業教育初不爲俄人所重。自十九世紀下半期。俄之工業有穩固之發展。與工業進步有直接關係之職業教育。始經公認爲最切要之問題。第一所中等工藝學校所謂 Komissarov 者。以一八六五年成立於莫斯科。由此以迄於一九一七年革命發生。職業學校遍佈國內。或由公家設立。或由私人設立。而以後者爲尤夥。除不屬今蘇俄聯邦之境地外。其職業學校學生。依一九一七年約計。都二十餘萬。然全國各種學生共有七百萬。則此區區者固猶不足齒數也。故在歐戰爆發前。俄國職業學校數及其學生數。均可謂未達相當之度。

國聞週報

蘇俄之職業教育

一五

下期重要文字預告

四川廖企周 先生炎爲日本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生自民元迄今服官農商部迭任司長參事技正諸要職經驗宏富茲應本報之請撰就吾國重要實業統計上之觀察一文定於下期發表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蘇維埃政府產生以後。蘇俄工業教育之演進。顯可析爲兩時期。一自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一自一九二〇年至於今日。在前一期。行政當局對於特殊或純粹之職業教育。不甚注意。教育委員會之目光。集中於如何打破帝國時代之學校系統。將尋常學校根本改爲單純勞工學校。Unitary Labour School。非俟此種學校完成兩級。雅不欲提倡其他特殊教授。職業學校存在者。惟高等工業學校而已。故職業教育在彼時之公共教育系統。初無地位。至一九一九年。前期教育政策。實行失敗。於是各業工會乃昌言根本改革教育政策。要求注重職業學校。一九二〇年一月舉行第二屆全俄各業公會大會。遂決議要求。由各業公會代表及教育委員會全權委員組織特殊團體。處理職業學校。是時俄政府受各業公會大會決議之影響。於先一年即組織職業教育委員會。以各業公會代表居多數。同時在教育委員會中成立職業教育改良局。

以爲分掌機關。由此兩機關。旋復蛻化而成職業教育部。隸屬教育委員會。斯時職業教育始爲當局所注意。其後人民委員會董事部後召集一委員會。以脫羅斯基 Trotsky 爲主任。草擬一種統一經濟計畫。並規畫有益民衆之工作。此委員會提出兩種新機關組織法。其一即爲普通職業教育員委會。(Glavny Komitet Professionalnago Obrazovaniya 簡稱 Glavprof)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此委員會辦法通過公佈。規定在教育委員會中設一職業教育總委員會。享有財政上行政上完全獨立權。得組織全國職業教育。並得因合作上必要。集中各部各機關之工作。此總委員會包括董事部一。顧問委員會一。中央辦事處一。及地方分機關若干。至此凡學校爲十五歲以上兒童設者。均認爲職業學校。即大學亦包括在內。至是職業教育之系統。乃完全構成。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職業教育計畫通過其旨趣。約如左列。

- (一) 凡工藝學校課程務合工業實際情形。保證職業教育之分業化。
- (二) 同時實施普通的關於經濟及社會之教育。完成公民資格。
- (三) 因修學各科應備之標準。以職業學校分爲(甲)初等學校。(主任技術員程度)(乙)中等學校。(分業專門家或工程師程度)(丙)大專學校。(營業或專家工程師程度)
- (四) 職業學校分科。係連續性質。各級皆直接完成前級。
- (五) 爲保護因故輟學之學生利益起見。一九二〇年六月之計畫。就數種學校。分爲數部。爲此計畫之特色。每部各包含一種完全之教授。畢業後。各得一個相當資格。以後仍可恢復學籍。進習他部。

此種新綱要。在一九二一年即已奉行於現存工藝及藝術學校。同時其校名亦即改易。其初等程度者。作爲職業學校。高等者(即以前中等工

藝學校)作爲工藝學校。然課程方面無大變更。最重要之改革點。厥惟實踐工作方面之發展。

入職業學校學生。必先完畢其單純初級勞工學校之教育。如入工廠。年齡至小十四歲。亦須有初級勞工學校文憑。此項學校之年期僅有五年。學生完畢單純勞工學校初級學業者。有二種學校可入。(一)喜理論功課者。可入高級勞工學校(四年)後再入大學。(三年)如是再經二年之實際研究。即可取得工程師之資格。連初級勞工學校。前後包括十四年。故就進行最順利者言。兒童以七歲入初級勞工學校。至二十一歲即成工程師。但大概總在二十三歲也。(二)嗜實踐工作者。得先入高級勞工學校。經過二年。然後再入工藝學校。以第一年專習預備專門科(機械畫。機械學。營造等)其餘三年。從事分業專科之研究。再經二年之實踐工作。亦可取得工程師資格。而較入前一種學校實早一年。成人願取得工程師資格者。或入勞工學會。(專爲便利工人入大學而組織)或入工藝夜校。工藝夜校與勞工學會不同。勞工學會僅預備學生入大學。而工藝夜校則施行自成段落之教授。便日間在工廠就事之工人之入學。惟工藝夜校之修業期限有六年之久。而工藝日校則僅四年。

職業教育總委員會之主要目的。在爲成年工人施行迅速及強固之教育。此亦爲職業夜課旨趣之所在。故即就工廠組織。並得升入所有職業學校。不過一般人以爲甯在晚上入工藝學校。因其能使普通工人或少年離初級勞工學校後。在五六年內。即成爲專業工程師也。

一九二一年二月復於上述之計劃案有所增訂。即組織一種工業藝徒學校(即 Shkola Fabrichno-zarodskago Cochenichestra 簡稱

Fabzavooch)其辦法並非歸職業教育總委員會自設。係由共產黨少年聯合會(Komsomo)全俄各業公會評議會與最高經濟評議會聯合發起組織。所以補初等職業學校之不足。然並非僅將舊學校加以改良。實係完全新學校。入藝徒學校之資格與入初等職業學校相同。即須曾入單純初級勞工學校。期限亦定四年(十四年至十八歲)但藝徒學校之特點不在準備入高一級之職業學校。而其惟一目的在養成精熟之職工。

自此增訂計劃實行後。二年以後藝徒學校乃如蛛網之密佈於中央俄羅斯及烏克蘭。工界少年就學者達百分之五十。此項學校政府各業公會及共產黨均傾向之。故乃發展迅速。因之乃有多處將已設初等職業學校改為工業藝徒學校。一九二三年曾加調查。一九二一年開設之工業藝徒學校。殆全數即為從前之初級工藝學校或藝術學校。其在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三年設立者。則均獨立創辦。惟仍常有以職業學校改為工業藝徒學校者。

藝徒學校 初等職業學校

自現行職業教育計劃成立後。職業教育之狀況。約如左列。藝徒學校中教授之結果。不易估測。蓋工作未久。而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入校之學生亦未完了其教

練。然據俄國調查員西那歇根調查則謂。『就在情形論。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終為止。無論從校舍設備。教師方面以觀。或從課程之是否適於實際需要方面以觀。均未滿意。有若干學校且不與生產接觸。……工業藝徒學校之進步。殆與初級職業學校同一有待於將來。蓋財政當局以全力減少一般費用。因及於工藝教育之費用。』Viestnik

Trout(各業公會報)亦有極相似之主張。以為『工業藝徒學校內部

組織與設備。殊不足云完美。即成立最久之金工業中各校。其情形亦未合常度。大概此項學校均缺乏必要之材料與設備。』

工業藝徒學校之課程。亦多謂頗不滿意。生產為其特重之點。而關於生產科目之教授。先不相宜。金工業工人公會曾有詳細之批評。以為『在已成立之一百七十校中。其有藝徒工場者。且不及一百餘。乃乘工徒在就工廠實踐工作時。教以生產之手續順序。此固為最善之方法。因藝徒工場每缺乏必要之設備。然我人於此往往致惜於財政當局之對此失其注意。工業藝徒學校之旨趣。似未為盡人所知。蓋工業藝徒學校之要旨。在養成精熟職工。予以一般關於政治及社會之教育。今也不然。但促之人工藝大學。或勞工學會。而於課程方面。乃發生不良之影響。』

近則又有一種困難發生。即因工廠中專家之缺乏。難於工業藝徒學校中施行理論教授。又因工具與機械之缺乏。並難施行實踐教授。學生統計迅速。超過教師與技師之統計。而於師資仍無所養成。因此普通四年期之學科。未為多數學校所采行。而通常均贊成二年。至多亦不逾三年。有一怪異之點。在工人方面。亦有時在工廠之教師方面。均嫉惡工業藝徒學校學生。視為未來之仇敵。在僱主方面。自己所受訓練未足。亦不肯協助藝徒。甯贊成生手職工。故學生之於工廠。覺初未有若何關係。而惟思脫然以去。實無怪其然。其工廠自施教練。則紀律太覺廢弛。藝徒不能工作完善。故耶魯斯拉夫 Yaroslav 代表在國會中言及勞工教育。有曰。『善哉乎言之。學校與生產宜有以聯絡也。如何聯絡。頗為一問題。蓋工業藝徒學校主任乃禁止參觀工廠也。』

然其他職業學校較之工業藝徒學校。更為不如。據教育委員會報告。『初然職業學校情形。不可取信。藝師之薪俸微薄。至使人不知其如何生

活。故皆甯離去職業學校從事廠工普通工作。蓋一九二三年底嘗加調查之結果。發見此項學校教師中途去職者為數頗鉅。如白渌路克 BEN 有一職業學校。其教師均屬精熟之職工。乃竟全體辭去。

在初等職業學校。用所望成年勞工設立之專門職業科。此項辦法另有政治上之作蓋。彼有當共產黨宣傳之工具。此科之發展。至一九二一年秋而達最高程度。不時蓋有一千一百六十。學生五萬。一九二二年數銳減。至一九二三年而存者僅得二百五十。學生一萬二千。據職業教育總委員會統計。在一九二四年註冊者。中央俄羅斯方面又減至一百五十七。學生僅有八千。百八十九。烏克蘭情形亦頗復相同。蓋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實有四百十科。學生二萬零八千八百八十三。至一九二二年而減為一百十三。學生四千六百。一九二三年而又減為一百零六。學生四千九百九十七。

上之統計。表示一九二一年之熱心初未延續。各業公會嘗研究其退步之原因。得下列之結論。『所施教授純不滿意。且多數不設實踐工作。教科書等則完全未有。故其始學生註冊者有五十以至一百名。而其後往往逐漸減少。卒至到學者僅得百分之八。至多亦不過百分之十。蓋以其不能引起學生興味。於工人資格不能真有所增進。至於所以如此者。則時期之不相當實為一大原因。』

據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統計刊佈。全俄中等職業學校共有八百二十九所。學生十四萬三千九百四十四人。分類列表如次。

| 種 | 類 | 學校數 | 教師數 | 學生分 | 學生總額 |
|----|---|-----|------|------|------|
| 醫藥 | 藥 | 七 | 一、三六 | 一、〇六 | 八、〇 |

| 教育 | 農業 | 工業 | 交通 | 工業經濟 | 音樂與藝術 | 戲劇 | 統計 |
|------|-------|------|------|------|-------|------|---------|
| 二六〇 | 一四 | 一六 | 九 | 三 | 七 | 一五 | 一、八三 |
| 四、五五 | 二、〇〇 | 四、四 | 一五、七 | 二、八 | 一、六八 | 二〇〇 | 一、七、八三 |
| 四、九一 | 一七、〇五 | 三、元一 | 八、九六 | 二〇、六 | 一七、三六 | 一、五五 | 一四、三、九四 |
| 三〇、五 | 二、八 | 三、〇 | 七、七 | 六、〇 | 二、九 | 二、一 | 一〇〇、〇 |

從上表觀之。中等職業學校養成工業及經濟專家。較農業專家超過甚多。蓋前者之學生占全額百分之三六。七。而後者僅得一一。八。在農業居極重要之國家。而其工業家與農業家之比例如此失當。不可謂非一種變態。宜一般人認為現行教育制度上之一弱點也。統論蘇俄中等教育之進步。不易有精確之估測。即因所謂中等職業教育之統計。彼此頗多矛盾。而於高級勞工學校與工藝學校亦無明確之區別。於是分額之間。不特以所在地域而不同。抑且以成立時期而各異。在一九二一年時。甚有幾多初等業學校暫改為工藝學校。而在烏克蘭。則當一九二四年時。竟以工藝大學稱為工藝學校。

今所得而可言者。此項學校尙未有一最後之方式。簡括一句。則今日之工藝學校與從前之中等工藝學校相當。惟名義不同。教授亦另用新法。教授要旨在使學校與生產有直接之接觸。第即此一點。未生效力。故所謂改變者。亦不過形式而已。總之前乎此時。中第職業學校初未受人注意。今則因初等職業教育機關助教缺乏之激增。而於此項學校始多重視。

高等 教育

改良高等教育。自職業教育總委員會成立。即有所著手。以法律手續逐步進行。總其大要。約有數端。

(一)所有大學。不論種類。均作為職業性質。以養成專家為旨趣。歸職業教育總委員會全權管理。

(二)高等教育。取為國服務之精神。由學生在嚴格的監督之下。自行處辦。此種辦法。蓋根據於一九二〇年規定工藝大學條例之明令。其畢業期間定為三年。每年得招新生。其名額由職業教育總委員會取得教育委員會及需要此項專家之團體之同意而定之。先儘勞工學會舊生入學。教授務合於國家當時之需要。根據於國家企業之實際活動狀況。

(三)一九二一年明令。規定大學教育不收學費。嗣復以一九二二年明令取消之。然是年六月一日先有一明令。大學得設津貼學額。俾屬於平民與勞農階級及有天才之學生得並有受高等教育之機會。此項津貼包括膳宿費及相當於本地平均工資之貼款。

(四)一九一七年三月之決議。許大學完全獨立。故教授會有權自聘教師。然一九二〇年十月五日明令。又取消此項獨立。自是教師歸教育委員會聘任。

(五)教師階級亦新有組織。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六日明令。悉用赤色教師。逾數月。又將從前充當大學教師在科學上必備之資格。一概取消。於是無論何人。在教育委員會認為相宜者。即可為大學教師。

(六)大學課程修改最多。然在管理大學細則之法令上。僅僅兩見。此兩次法令乃規定一種最少限度之必修科目。其一為馬克斯主義之教課。包括(甲)歷史上之實利主義。(乙)資本主義與平民革命。

(丙)蘇維埃聯邦之政制等項。其目的在使學生明瞭蘇維埃制度上政治及經濟之原則。至於其他科目在科學上之價值。則不易估測。此兩次明令及其他法令上關於此點之缺然。蓋可知蘇俄高等教育之標準。實際殆已降低也。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間。大學名額二萬九千零十九。報名者六萬七千四百十三。內三萬四千一百四十四為各團體所保送。以各業工會為最多。約占全額百分之五五強。此外勞職學會。共產黨。共產黨少年聯合會。各有保送。

多數報名者之進習高等教育。為各業公會所主張。故學生與各業公會間之關係。頗為密切。學生與所習科目之分析計。大學七七、七三四人。專門學校三九、八六四人。醫藥學校二五、九一八人。教育學校二二、五一一人。農業學校二一、六一五人。音樂及藝術學校一〇、〇〇六人。經濟學校一〇、四九七人。道路橋樑學校三、八二四人。內中習農業之學生僅得百分之一〇。與中等學校同一不能適應國家之需要。

屬性對於選科之關係。大有不同。據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間之統計。女生多習教育。醫藥。或美術。占學生總額三分之一。而男生則喜習工藝。農業。或社會經濟。

社會階級於選科。亦大有影響。是最顯著之現象。即成年之勞工與勞農多注意社會經濟。而其子弟則多喜醫藥與教育。在所謂非勞工階級之人民選醫藥或教育者。約占百分之四〇。願為工程師或農業專家者。占百分之三〇。而擬習藝術職業者。則僅得百分之九。

最後自學生年齡以觀。則少年占三分之一。成年僅占三分之一。然後者

以較他國。則其比例亦已高矣。至於學生從前所受教育程度。尙無資料可供研究。

欲僅僅根據蘇維埃官文書。記述大學所施教授。自不可能。但其科學上的標準。以兩種原因而低降。則亦無可諱言。兩種原因者。其一。新生高等教育多無充分之根柢。其二。教師數量。雖因革命後學生三倍於前。在實際上已大加擴充。然終因政法上及科學上之爭議。於教授未能盡力。

呂那邱司甘在一九二二年底第十屆

蘇維埃國會報告。大學教師爲俄國政治上最危險分子之一種。蘇維埃當局對於建築及設備。又恆漫不注意。自歐戰以來。二者可謂未有所改進。況在大戰時代已有鉅大之犧牲乎。

教師薪俸頗爲微薄。對於學生之津貼。亦不相當。故學生常爲十分有價值之工作所驅遣。以去。其在學校者。或無寄宿之處。或無取暖之具。或無衣服。或無教科書。一九二三年之實況。即在大都會之學生。每人所得津貼。每月亦僅六個金盧布。

勞工學會

勞工學會之列爲一種高等教育機關。實爲一種真蘇維埃性質建設運動之結果。此與工業藝徒學校之列入初等職業教育。恰成一個正比例。換言之。勞工學會實爲使大學充分平民化之先河。顧其目的能否達到。需何代價。抑所謂勞工學會是否能提高修習完全科學生之知識上標準。以與尋常學生一致。或

下期文字預告

美國各記者西義士、爲美國人中之最通曉歐洲情事者、近撰有一個年平和之歐洲一文、臚列各方情勢、簡明精要、讀之可以了解世界大勢、勝讀許多書籍雜誌受百君已爲譯出、定登下期本報

轉由大學自行遷就勞工學會學生常不相當之標準。凡此諸問題。殊不能置答。蓋關於此點僅有空泛之評論。抑全無實際之記載也。關於建築與設備。則勞工學會突勝於其他學校。因其有較充裕之經費。故自一九二〇年以來。發展頗速。雖經一九二二年危急時代。亦未見退步。

全部統計

一九二〇年以來蘇俄職業學校之發展。可以下列蘇俄聯邦全部之統計見之。

| 校數 | 學生數 | 內初等職業學校學生數 |
|----------|-------|------------|
| 初等學校及職業科 | 二、八〇七 | 二〇八、七四 |
| 中等學校 | 八、九一 | 一三、九四 |
| 大學校 | 一、〇二 | 三二、九六 |
| 勞工學會 | 一、六 | 四、六二 |
| 統計 | 三、六二 | 六〇、二六 |

觀於右表。大學學生幾兩倍於初等及中等學校。故 Viestnik Trooda 有曰。『高等教育變態之發展。結果勢必致所養成工程師爲數過多。而其需要熱切之助教師。轉形缺乏。』似此比例失其均衡。並非純爲偶然。試一攷職業教育總委員會所定課程。即可知其主旨在將智識淺薄之勞工。於最短時期內。化爲工程師。亞力山大洛夫 Alexandrov 在職業教育委員會第二屆報告言曰。『我人任專門學校中。能以曾知三R之勞工。在六年內養成爲專業工程師。』此爲大學之目的。夫大學雖重要。要僅爲職業教育制度中之一階級。而今乃一變爲中心。抑且殆爲職業

教育制度所以存在之主因矣。

關於學生之各種資料。無由取得。惟其屬性方面分配之百分數。則初等學校男生占百分之七十。女生占三〇。大學校男生占百分之六十二。女生占三十八。惟此其比例之高下。則係隨學校種類與所習特殊科目而不同。男生之比例。在工業藝徒學校特高。實等於百分之八十一。女生則傾向於教育。占所有初等教育科學生全額百分之六十五。其在教育大學者。亦占百分之六十七。

學生方面社會階級之分配。則工業藝徒學校包含平民最多。大學最少。農民在初等職業學校最多。工業藝徒學校最少。初等職業學校有三分之二以上學生屬於勞工及勞農階級。大學校亦有三分之一以上。

一九二四年之調查。對於大學學生在政治上之主張。得下列之結果。共產黨人約占百分之六。共產黨少年聯合會會員百分之六。又有十人則屬其他政黨。此次調查所及學生有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然大多數（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三。即百分之八六）均贊成不隸於任何政黨。又在勞工學會中。共產黨人較多。占學生總額百分之三六。其次共產黨少年聯合會占百分之二八。其他政黨占百分之三六。

新制之

弱點

一九二三年。呂那邱司甘說明職業學校之變遷如下。『當職業教育總委員會既成立。即有職業教育之擴張。惟此擴張在數方面發生不幸之現象……自職業教育目

光觀之。當一九二一年前之全部時期。可認為大擴充及猛勇試驗之時期。職業學校如春筍之怒發。許多學校之開設。於未來財政之基礎。初未加以攷慮。或且於其是否所以應需要。亦無充分之證明。此種現象。以在大學方面為尤顯著。一部分大學之成立。全未有有效力之根據。亦有多

處。即用中等工藝學校地位。並無若何真改革。組織猶是。設備猶是。即教員亦猶是。所改者。僅僅名稱而已。然亦無人道。及在擬為民衆設施之初等職業教育方面。情形正復相同。幾多初等學校。驟易為工藝學校。初未予以充足之經費。或聘有相當資格之教師。至一九二一年。則職業學校系統之與國家財力不相適應。早已顯然。然仍進行未已。一九二二年財政上之危機發生。乃採取裁減之政策。此舉在高等教育方面最為嚴厲。一時停閉之大學有四十三所。初等學校之停閉。始於一九二二年。結果驟成可慘之景象。校外教育損害最大。此項教育經一度迅速之發展。今以缺乏經費而中止……大致此種汰減。以低級學校為最受影響。據統計所顯示。一九二二年度。自四月至九月初。初等職業學校減少百分之六六以上。模範工場百分之二七。而中等工業學校則僅百分之一八·五。以上所言。誠不得謂為過甚其詞。故一九二二年者。實可視為職業教育之災難時代。然在一九二一年時。即已以財力之關係而啓其端。夫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間。教育委員會之預算案。雖難知其確數。然其較一九二四年為少。則固可得而言。蓋此年之預算案。經財政當局核定為四千九百五十萬金盧布也。至地方經費得供職業教育用者。因收費方法至不適當。為數不能甚多。又以主要納稅人。各業公會及經濟團體漸減其參加分量至極低限度。致其數且更縮小。故所謂地方經費在職業教育總委員會所製預算案中。僅占第二地位。而呂那邱司甘亦在九月中有言曰。『職業教育總委員會在財政上。實有待於國家。其情勢自甚可憐。抑今姑以五千萬金盧布之數目。作為與舊帝國時代情形比較之根據。一九一四年。各部關於教育費之支出。約計二萬三千八百萬金盧布。如再益以各都市及 Zemstvos 之所分任。則得三萬四千萬。由此

可知此時期之教育經費。本已大減。不啻表示一種極危險之情形。而使一億及戰前學校固未設備完全。則及今觀之。彌可慨矣。一九二二年於職業教育行政費之支出。殆佔教育委員會全預算案三分之一。使此項比例可以維持者。則一九二四年之總數。當有一千七百萬金盧布。一九一四年職業教育全部經費約計四千萬金盧布。此數蓋已兩倍半於一九二四年之職業教育總委員會預算案。而其所用。維持之職業學校數。僅占一九二四年四分之一。換言之。一九二四年之學校每所僅得一九一四年經費十分之一。至養成教師之擴張。亦未與新學校之創立。成相等比例。因此各部分職業教育師資均感缺乏。總之。學校擴充太速。即使職業教育全部制度上發生數種癰腫狀態。此固蘇俄批評家亦同此意見者也。既逾越其可能與必之限制。乃始覺『現行之職業教育制。務加裁減。因以淘汰在蘇俄職業鮮有用處或毫無用處之分子。其餘則必予以相需之鼓勵。俾能滿足精熟職工之真需要。』



信箋爲交際社會必需品。所費求其廉。形式求其美。實際求其適合環境。則惟

嬰社新製信箋

有此特色

外埠每束加郵一分 郵票九五折算

| | | |
|---------|-----|----|
| 熱心愛國者宜用 | 醒獅箋 | 甲種 |
| 年少有爲者宜用 | 英雄箋 | 信箋 |
| 交際酬酢者宜用 | 歡喜箋 | 每束 |
| 慈祥多福者宜用 | 百子箋 | 十洋 |
| 琴瑟和諧者宜用 | 雙燕箋 | 一角 |
| 願賦好逑者宜用 | 鸚鵡箋 | 五分 |
| 懷遠寄思者宜用 | 飛雁箋 | 乙種 |
| 壯志干霄者宜用 | 凌雲箋 | 小箋 |
| 愛情濃蜜者宜用 | 愛神箋 | 每束 |
| 情致纏綿者宜用 | 籐花箋 | 大洋 |
| | | 一角 |
| | | 二分 |

十種 合裝 一束 璧 合 牋 亦售 一角 五分



國內外交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三日)

(一) 國外之部

▲日本政局。日本政局。因加藤首相之逝世。而有所轉變。然除若槻內

相繼任組閣後。政府政策及議會形勢。大體固無所變化也。加藤首相病

勢。二十七日晚稍有起色。二十八日晨轉趨沉重。竟於八時四十分長逝。

為日本計。自宜悼此元良。加藤生於一八五九年。二十二歲卒業于東京

帝國大學法科。在三菱會社任事數年。於一八八六年入外務省供職。充

當時外相大隈伯之秘書。大隈辭職後。轉入大藏省。先後任銀行局長賦

稅局長等職。一八九四年奉派為駐英全權公使。一八九九年回國。被任

為外務大臣。並兩度被舉為眾議院議員。一九〇六年在西園寺內閣。再

任外務大臣。以反對鐵道國有政策辭職。仍轉任駐英公使。至一九一二

年歸國。第三次桂內閣任外相。次年大隈組閣。加藤仍留任為閣員。一

九一五年勅命為貴族院議員。加入憲政會。被舉為總裁。一九二四年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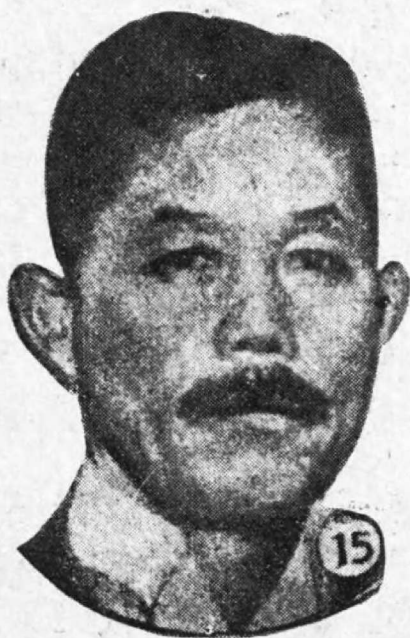
內閣總理。與政友革新諸派。組混合內閣。迨一九二五年。另組憲政會之

單獨內閣。今者終於其任矣。

加藤逝世。關於後繼內閣問題。一般人士所一致期待者。僉謂此次內閣

辭職。與政治上之責任並無關係。故援照昔年政友會內閣原敬首相被

本日新首相若槻



而憲政會則於二十九日開全國評議員及代議士聯合協議會。正式推

戴若槻禮次郎氏為總裁。若槻臨時首相即於同日提出閣員全體辭呈。

午後。遂奉命正式組閣。三十日。若槻就首相兼內相職。閣員決定全體留

任。成立第二次憲政會單獨內閣。午後開第一次閣議。施政方針照既定

計劃進行。預算案

決定暫行撤回。日

本財界對於若槻

組閣。皆極為滿足。

且期待新內閣繼

續實行緊縮主義。

澈底施行財界之

整理也。

自加藤首相逝世後。日議會停會五日。至二月一日已滿。一日午前。貴族

乃入於質問戰。小川平吉牧山耕藏等。詰問日政府之滿蒙政策。若槻首相答云。政府并無設置朝鮮台灣議會之意。以爲與選舉權於殖民地時。機尙早。幣原外相答小川平吉關於張郭交戰時。日本對滿蒙問題之質問。曰。日本國家之基礎。決非薄弱。至於受滿蒙動搖之影響而震動。日本之威信。決不因張郭戰爭而所有損失。日本在滿蒙有形之利益。僅限於南滿洲鐵路沿線。因恐受此次戰爭之影響。故僅取適當之措置。至於鐵

議訂英

意償債

合同之

英財政

大臣邱

吉爾



路沿線以外。在日本並無何等之權利。二日。議會仍繼續其質問戰。小川平吉氏攻擊對華政策甚力。謂政府有援助郭松齡之嫌。幣原外相則竭力答辯。至本屆議會之運命。仍繫於政友本黨對於內閣之態度如何。新內閣既完全繼續遵守加藤內閣之主義與政策。則標榜政策本位之政友本黨。當不至於硬化。因是之故。對於爲本屆議會中心問題之稅制整理案。憲本之主張。當亦仍無變化。換詞言之。其主張之異點。不過程度問題。不患無妥協之道。研究會方面。亦主張祇須新內閣之主義政策無變

化。則將更進而居中斡旋於憲本之提攜。若憲本妥協。仍屬可能。則本屆之議會。自不致有解散之慮也。

▲德國政局 德總理路德博士。二十六日在國會中宣佈新內閣方針。略謂政府對外政策。在遵行洛迦諾條約所規定之途徑。其最重要之議決。將與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會有關。路德言及上年十一月十四日。大使會議來牒所稱萊因地佔領軍可減至尋常兵額一節。謂所謂尋常兵額。當僅指戰前萊因地駐防德軍之兵額而言。德國公文中已切實聲明此事。而協約國並未有何異議。政府現正與有關係國積極談判。希望可獲所欲得之結果云云。察路德之言。似謂德政府欲待萊因地兵額問題解決後。然後始宣布加入聯盟會。蓋欲和緩右翼諸黨也。但共產黨右翼極端派及國民黨。將於二十八日各自單獨提出不信任政府案。故新內閣形勢初頗險惡。二十七日。國會辯論政府方針。中央黨費倫巴與社會黨穆勒贊成政府程序。而國民黨領袖維斯台特氏痛斥外長史特萊斯曼之政策。總理路德在右。紛紛發言之際。不允布告德國與協約國間談判之內容。惟要求國會投信任票。二十八日。國會以一六〇票對一四九票通過政府信任案。議員不投票者有一百五十一人。國民黨多人退出國會。故投票始有此意外結果。此後路德博士將有權以行使洛迦諾政策。德國亦即將加入國際聯盟會。可無疑義矣。

▲協約戰債 英意間償債合同。二十七日已議妥。規定第一年付二百萬磅。以後兩年每年付四百萬磅。再後四年每年付四百二十五萬磅。此後每年付四百五十萬磅。至一九八六年止。而在一九八七年即付二百二十五萬磅。此合同之成立。空氣甚爲友好。意國所欠英債共六百一千一百萬磅。意代表要求收回戰時存於倫敦爲担保品之現金二千二百

萬磅。英財政大臣邱吉爾在簽定合同時稱。內閣許其便宜辦事。俾可顧及英意友交。此合同並未牽涉德國賠款條件。且保護意國幣制。以防因償付外債而引起匯率上之非常低落。如英國所收德國賠款與協約國債款。較英國償還美債之數為多。則意國得於將來付款中扣除英國多收之數云。

▲世界法庭。美國加入世界法庭一案。參議院辯論兩週。廿六日。已從事表決。惟參議院第一步為贊成美加國入該法庭之保留案。規定不承認與國際聯盟有法律上之關係。僅主張美國應有權參與選擇裁判官。並允付法庭經費相當之數。民主黨參議員史溫森提出之保留案。已由八十九票對一票通過。聞一二日內。尚將有議員多人提出保留案。其保留案之經大多數贊成者。規定(一)美國得隨時退出世界法庭。(二)法庭制度非得美國允可。不能修改。(三)顧問之意見必須公布。任何意見涉及美國者。須得美國之同意。(四)法庭議定書非俟加入各國接受美國之保留案。美國不能簽字。五凡交法庭解決之美國與任何他國間之爭端。須先由起爭兩方面訂定通常或特別條約。參議院並通告宣言。聲明美國之加入世界法庭。不得認為美國須放棄歷代所守反對牽入聯盟之政策。及歷代所持對純粹美國問題之態度也。

▲裁軍會議。國際聯盟行政會五會員國。連法意日三國在內。已請求將定期二月十五日舉行之裁軍籌備會。展至三月十五日召集。聯盟會秘書已電告其他會員國及被請與之各國。西班牙已贊同展期開會之議。故贊成方面已佔多數。聞英國政界為之失望。惟報紙政治訪員認展期為有理由。蓋行政會欲德國在開會以前加入聯盟。並希望俄國參加。故不得不展緩召集也。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北京政府。由段許支持殘局。段氏左右以為各方牽制。尙可挨延時日。願日來津間恢復法統之聲浪忽又轉高。而尤以張紹曾之活動為賣力。天津張宅連日會議。孫洪伊谷鍾秀王家襄等。均主恢復法統。由在津議員先簽字。派人入京。拉攏各派議員加入。由張訪黎。達擁護意。到會各人同時分向各方接洽。聞西北實力派。向張紹曾表示。如黎不

自吹自擂之張紹曾



來京握政權。他其可以相商。而吳佩孚電張紹曾。電請其出山。故張自謂恢復法統。各實力派均有默契。而組閣聲浪

益盛。黎元洪一日宴賄選議員。亦有活動意。黎宅門前驟形熱鬧。張紹曾已指定地點。招待到津議員。擬在津開會後。通電促段下野。請黎復位。恢復張閣。如黎不允。由張攝政。然後國會移京。修改憲法。選舉總統。張預定在半年內召集聯省會議。及國民代表會議。解決時局。北京非常議員大形活動。擬組俱樂部。向各方接洽。並推謝英伯商王寵惠。讓出參議院。為非常國會開會地址。又決推黃明新赴漢。邀護憲派北上合作。恢復法統之說既盛。許世英遂表示現政府成立。係革命行動。故一切舉措。應根據實力派及民意。擬以聯省會議解決糾紛。聯省會議乎。恢復法統乎。吾不

知其糾紛何日始解也。

▲財政狀況。庫券承銷。銀行界既無確實之諾言。許世英向本國銀界商零星借款。應付各方。陳錦濤二十八日由津電段。又函許世英。請准辭職。許氏亦以各省對於庫券所有來電。非反對。即索款。擬辭財長兼職。然均不過官樣文章。三十日晚。許世英嚴據又宴銀行界。請公墊二百萬過年。周作民提條件。要張嘉璈出售九六公債。壓平市價。三十一日。嚴據訪張轉達。而則張要求許世英出函二封。一與張。委託籌過年費。一與地檢廳。請暫停偵查九六公債案。始允助許籌款。二日。衛瀚將庫券全案卷宗及修正條例提出閣議。報告修正理由。謂八百萬庫券。銀行界仍未完全承認。以銀根奇緊。數目太大。發行庫券。依照公債優先程序。勢必牽及九六外間做虧貨者。頗多異議。銀行立於嫌疑地位。未便贊同。如果政府為渡年關經費起見。各行可幫忙。暫時墊款二三百萬。若以庫券抵押。必須確定担保基金。遂推衛瀚再向銀行界磋商進行。至反對公債及庫券者。軍閥中已不乏其人。孫傳芳而外。吳佩孚亦電安格聯。逕行聲明正式政府未成立。國會未行使職權以前。所有內外公債。概不承認。張宗昌李景林電京。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前。貸款一律否認。張作霖亦有同樣表示。此則較孫傳芳更進一步矣。不知北京政府將何以善其後耳。

▲滬案交涉。外部於二十七日照會使關催議滬案。並電駐外各公使向各國接洽。二十八日使團會議。決由英法日美意五使各派參贊。與外部代表交換關於收回公廨之意見。商定簡單適用辦法。由荷領使通知外部查照辦理。王正廷乃派張煜全訪荷領使接洽。聞預定三日晨十一時在外交大樓開議收回會審公廨問題。使團方面由五國各派參贊列席。亞力山大美裴克。法蘭璧斯。義羅斯。日本澤田。中國派張煜全。朱鶴

翔。羅忠治三人為代表。對外部提案詳細討論。先行交換意見。至滬案司法調查報告。英政府堅持有效。中政府已通電駐外各使。聲明碍難承認矣。

▲關稅會議。關稅會議。現仍繼續進行。非正式交換意見。各國代表對

催促

滬案

交涉

之外

交總

長王

正廷



超過二、五加稅。均表贊同。惟日本代表尙無切實答覆。謂須俟佐分利回國報告後。方能表示意見。大約佐氏回京後。即可召集大會。討論加稅

問題。至佐氏此次回日。關係為中日訂立關稅互惠合同。有所請示。蓋北京政府已正式同意中日間自訂關稅互惠合同。與中國自定稅制同時實行。為日本贊成加稅二五以上之交換條件也。另一說。謂中日互惠協定雙方秘密進行。有本星期簽字說。對於日本出口貨。非但不受加稅影響。且我國輸出原料。均須減稅。予日本以工業之發展。王正廷已答覆同意。俟佐分利開列詳單。即可簽字。據外部傳說。該項原則。(一)特種貨品。(二)期限宜短。(三)確有雙方互惠性質者。(四)與關稅定率條例同時實行。(五)最惠國條款。對於互惠協定。並不適用云。

▲法權會議。一日晨。王寵惠偕外法部員。會同各國司法委員。赴京師監獄及看守所參觀。下午二時半赴大理院。三時半赴高等審檢廳。四時半赴地方審檢廳。日置益語人。參觀第一第二監獄。皆極清潔。建築亦美麗。形式上可稱完備。獄內拘留俄人八名。並無非法虐待。其他各委員均

尙滿意。至二日之法權會議。因各國代表參觀法庭監獄。擬討論之商法典研究未竣。故改五日開會。上海方面。蘇省署已委派司法秘書到滬。籌備招待司法調查團。各國司法委員。約在本月中旬。由京啓程。先赴大連奉天。然後來滬。預擬對於天津、奉天、哈爾濱等處。由全體共同調查。上海、漢口、廣東及附近各處。則分組各別調查。再由全體協商決定。以資慎重。其中哈爾濱係屬特別法庭。關係對俄收回領事裁判權。當然特別注意。外上海情形相同。故亦特別注意。交涉公署因組法權研究會。積極進行。曾邀請各法學專家談話。由各專家各自擬一具體之計劃書。再開會正式討論云。

▲中東路案 伊萬諾夫釋放後。中東路即於二十六日下午一時。開出臨時火車。作為試車。二十七日。南部已正式通車。然東路風潮縱告一段落。而問題尙多。我國外交委員會。二十七日開臨時會。通過議案。



中東鐵路風潮。俄應負責。並主乘機收回全路。咨請政府執行。而蘇俄當局則要求撤換護路司令張煥相及中東路督辦劉尙清。張作霖則以為中東路風潮。伊局長咎有應得。我方寬容不究。已屬格外容忍。如蘇俄求懲辦張煥相劉尙清。請先撤換伊萬諾夫。外部電哈爾濱交涉員。謂蘇

俄操縱東路。拒絕運兵。本部自當繼續負責辦理。交部函外部。亦謂東路交涉伊萬諾夫應負全責。倘承認東路有停車權。則借款鐵路。如隴海、汴洛、正太、滬甯等均將效尤。應請向加拉罕提嚴重抗議。並賠償東路停車損失。又據劉尙清報告。伊萬諾夫釋放後。蘇俄氣益張。赤黨公然在東路沿線高唱反對東三省長官。一面煽惑路工全體罷工。將引起二次風潮。可見東路交涉。依然未了。東省風波。方興未艾。而張作霖下令。免張煥相職。以丁超繼任護路司令。意者其受蘇俄之壓迫而屈服乎。

▲鄂豫戰事 豫省內部既烽烟四起。鄂軍乃乘機北向。吳佩孚宣稱對豫用兵。係因救豫亂。維持京漢路治安。計出一師十旅。陸續移動。先發隊為賈方興賀國光孫建業宋大霈余蔭森陳德麟六旅。另派劉玉春旅為警備軍護路。寇英傑任總司令。岳州馬濟武衛軍。宜昌盧金山十八師。均將調省。二十三日。前僅孫旅全部到信陽以南。宋旅有步兵一團。砲營。機鎗營。開到柳林雙河。賈旅到新店。賀旅赴廣水。陸續出關。二十四日。劉家



廟開兵車十二列。寇英傑二十五日晨北上。刻余蔭森率十七混成旅全部。陳德麟率二十一混旅。由漢赴廣水。二十六日運完。寇英傑二十六日電吳蕭謂所部二十五日至離信陽二十里之雙河。在柳林南。無蔣軍蹤跡。二十六晨向信陽前進。豫省方面。岳維峻二十六日到鄭州。召集軍事會議。李雲龍李紀才均主戰。餘無表示。李紀才二

十八日赴遂平。岳維峻二十九日赴偃城視察。岳令李紀才防守豫東。又任李雲龍豫南前敵總指揮。李部六旅陸續開拔豫南。至信陽軍事。據二十九日岳氏電京。稱豫南匪擾。已派軍隊勦辦。二軍官報謂蔣世傑部已在信陽南擊退鄂軍寇陳兩師。三十一日岳致史之照電。又謂明港之匪已擊退。信陽之敵。經田生春楊瑞軒兩師合擊。向南潰退。二十八二十九兩日敵加一旅猛攻。經我軍分兩翼包抄。激戰晝夜。斃敵三千餘。向武勝關潰退。是豫軍勝利也。而鄂軍官報則謂二十六日佔信陽。豫軍蔣世傑部退確山。又謂鄂軍集中信陽約五旅。已派定賀陳孫三旅為中路。沿鐵路向確山進發。余旅與皖豫聯軍為右路。由羅山向正陽集中。賈



旅為左路。由清淮鋪入明港。後路宋旅。由孝感出關。信陽陝軍二十八日晚反攻。二十九日在阜陽店激戰。豫軍仍敗。大概豫軍可靠消息。信陽於二十六日確被鄂軍佔領。但翌日豫軍援到。又失而復得。旅進旅退。或已不止一次。而真相如何。則吾人尚未能明晰耳。

▲奉國戰事 奉軍二度入關。進佔昌黎。聲勢甚盛。國民軍乃有請馮玉祥出山主持軍事之決議。二十三日閣議。公推賈德耀即晚赴平地泉。勸馮回西北邊防督辦原任。或另任他項名義。然二十八日閣議時。賈德耀報告在包頭見馮玉祥。馮說明不願出山苦衷。似馮之再出。尚未到達時

機。至國民軍防奉。迄未稍懈。灤榆方面。一軍韓復榘第一師。修麟閣第十師。已抵古冶鎮。向灤州。鄭金聲第三師。及劉汝明旅。已抵榛子鎮沙河驛。孫連仲騎兵第二師。已抵盧龍。前線準備已完。熱河方面。張永榮師向錦州。劉山勝師出朝陽。宋哲元師出冰口喜峯口。牽制奉軍後路。又聞一軍分三路攻榆關。第一路由昌黎向北戴河。攻奉軍正面。以唐之道師及三軍。占驚旅任之。第二路由樂亭攻奉軍左翼。由門致中師任之。第三路由豐潤向石門寨。攻奉軍右翼。由鄭金聲師任之。惟奉張以中東路風潮爆發。二十五日已令入關奉軍。突然退撤。并聲言保境安民。故駐昌黎

在海方面防禦之奉軍鄭金聲師長



灤州間奉軍。原有步兵六旅。騎兵四旅。連日陸續向榆關石門寨撤退。今則山海關尚存奉軍二混旅。騎兵四旅。固守陣地。其第十四。十六。十七各旅已退海陽鎮。洋河口。青山口等處。決守秦皇島。熱邊屯八萬人。守九門台門松子嶺白石嘴門一帶。蓋轉趨守勢也。聞張學良廿七日曾到榆關召集會議。穆春。萬福麟。韓麟春。富雙英。沈鴻烈等均列席。結果。灤熱兩方兼顧。不攻灤州。注重攻朝陽。是則奉國果有戰事。關鍵當在熱河方面矣。

▲魯省戰事 魯南張新和議既成。鄂吳奉張間之聯絡。亦進一步。張景惠奉張作霖命。赴漢謁吳。近方由漢回奉。道經青島。張宗昌潘復二十七日晨赴青。與張景惠會晤。二十九日下午回濟。在青島時。已與張景惠商妥一切。景惠二十八日午赴大連。報告張作霖。自是而奉直聯合以攻國軍之形勢。乃逐漸成熟。魯省北路。李景林率一師八旅。由桑園安陵猛攻連鎮車站。水塔被毀。滄州一軍派兩旅赴津浦線助戰。聞一日李軍已佔連鎮。國軍軍任泊頭滄州布防。南路則潘鴻鈞部三十日進佔曹州。吳長植旅繼張宗昌部二營進駐兗州附近娘娘廟。可見魯境肅清。為期不遠。外傳豫軍聯絡孫傳芳方振武三路反攻濟甯者。或係國軍方面之空氣耳。

▲梧州會議 梧州軍事會議。有關西南大局。汪精衛譚延闓宋子文甘乃光二十六日到梧。李宗仁黃紹雄在南江口迎接。蔣介石因擴充軍官學校事。暫不赴梧。一切由汪譚全權商洽。汪等三十日回粵。三十一日在國民政府報告。聞范石生願任攻討滇唐。而汪等電謝李黃款待之殷。有關於國民革命前途。披肝瀝膽。共矢忠誠等語。是西南各省或經此一度會議。而又有新結合矣。

▲粵港工潮 粵港工潮。調解尚無希望。伍朝樞宣布工潮經過。謂粵政府所處地位不同。只能任調人責任。港方對經濟條件。可以答應。省政府可設法與商。政治條件。港方尚無相當讓步。反謂我無誠意。又粵交涉司答港輔政司文。略謂工潮起於滬粵兩案。主要者為涉政司與工人。本政府非主持罷工及抵制當事人。無庸越俎。英政府與其本國工人。解決罷工。屢見不鮮。今港政府只願與本政府接洽。不願與工人磋商。實所不解。本政府確已竭力調停。以後仍本此誠意。力謀解決云云。可見港政府若不選派代表與工人負責接洽。則工潮當無解決可言。且盛傳粵方派人到港運動二次罷工。聲浪漸緊。港政府尤宜及早覺悟也。

徘徊階
沿上凝睇
牆垣間阿
儂何所欲
買白鳳丸

(江頭人)

總發行 上海河南路老
德園對面

種德園烏雞白鳳丸善治婦女胎前產後各症凡懷胎胸腹滿頭痛心痛喘悶嘔吐并治難產及小產各症至於產後體虛自汗咳嗽小腹諸症不特調經種子赤白帶下之良藥也

一、品每盒一元
加料每盒二元
二、品每盒四元
加料每盒五元
三、品每盒九元
加料每盒十元
單料小丸每兩洋一元

著名良藥化痰止咳 橘紅半夏露 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痰涎

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 止咳藥茶 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見

神效泡飲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 玉樹神油 此油止血樂痛第一聖品

如患湯火燙傷刀傷疔癰濕毒無名腫毒大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

萬應如意油 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

居家出門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壯陽補腎 海狗腎精片 如患腎虧陽痿子

嗣艱難者不可不試每瓶洋一元二角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

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函購即寄藥目過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種德園老藥

局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匪窟餘生述

(續)
美國豪厄德(H. J. Howard)原著
受百戲譯

第十章 意外之榮

吾喃喃祈禱後。頓覺勇氣百倍。爲時尚不及一分鐘。而以前懦怯之態盡去。迨行抵所指田莊時。吾態度至爲鎮靜。見有多匪。亦陸續至院內下馬。尚有十餘匪。竚立余右側。挺槍待發。左側牆下。則置一中國木棺。吾遂從容下馬。監護者導吾立棺旁。匪首曹三。方於該處候吾。吾坦然向彼注視。彼露齒而笑。猶惡之狀。殆前所未見。但默然不發一言。各匪亦緘口無語。是時岑寂如死。吾乃故作痴呆。一若於彼案所爲。一無所知者。詢曹三曰。吾知君方候吾友人處之消息然否。彼愕然稍作躊躇。乃曰。誠然。但君友人之使者。迄未來也。吾謂君何若是之亟亟。君昨日函內。非謂將假吾友人以十日之限期乎。彼謂君有友朋否。吾曰。是何言也。焉得無友朋。曹三沉思移時。乃詢君願與吾商酌此事否。吾立謂固所願也。乃曰。甚佳。吾輩可入屋內計議此事。

吾如釋重負。欣然隨曹三及數匪徒。步入屋內。屋甚空闊。可容二三百人。相與坐坑上。曹三日。君謂有友朋。甚佳。彼等能出贖金若干。能出五萬元否。吾默付是地。不啻一商場。彼此討價還價。而吾身價之高低。將由吾自估定之矣。吾與華人相接已十一年。而於彼等心理。仍不甚了了。乃笑答曰。五萬元耶。是夢想耳。若君等有此奢望。不如引吾出室。鎗斃之爲佳。衆

匪大笑。吾知難關已過。彼等意已和轉。不復如前之以冷面向人矣。曹三曰。三萬元如何。尊友有此力量否。吾爲減少友人籌款贖身之困難起見。仍答如前。彼又減至二萬元。吾注視曹三之面部甚切。知尙可作一度之固拒。乃曰。否。二萬元爲數過巨。

當彼減至一萬元時。面復肅然。作不可犯之狀。余故作躊躇。似深爲懊喪者然。乃吞吐而言曰。若予吾友人以二三星期之準備。或可籌得三四千元。彼等並未聞及三四千元之說。亦注視吾甚切。見吾作躊躇狀。以爲已允出贖金一萬元。年事較輕之匪徒。乃大喜。驟躍起狂呼曰。一萬元。一萬元。

吾默思似質賣身舉動。實愚人之下策。此款將所償於何處耶。尋又稍慰。以爲吾妻或能以吾之生命保險作抵押。向人籌借。是時日思二十分鐘以前之險境。惟有感謝上蒼。幸能保此殘生。真幸事也。是時衆匪遇吾之態度驟改。一匪詢吾需熱水浴身否。吾已二日未沐浴。亟欲一浴。乃極意道謝。數分鐘後。予有一村民攜熱水至。吾默察情狀。知今夜必宿於此。尋又有一匪。以其香皂與吾。而吾之監護者。亦不欲稍後於人。乃以其面巾進。凡有以物見假者。吾皆欣然受之。

吾坦然於數十土匪前。卸衣就浴。彼等初見吾如此放肆。頗爲驚愕。尋亦

不以爲意。見吾膚色皙白。皆驚愕。謂何淨潔乃爾。又見吾左肩刺有希臘字母。詢係何意。告以係十餘年前在校內入某會社時所刺者。蓋入會時一種禮節也。彼等不甚解吾所語。但詢吾以前是否亦曾加入美國之紅鬍子隊中。

浴畢。將巾絞乾後。還於吾之監護者。尙未及言謝。而彼遽盛怒。謂吾可將此穢物自藏之。吾大錯愕。此怒何爲而發。後乃知中已略有損污。吾不假思索。立探手入懷。將極珍愛之小刀。自皮匣內取出。吾知此物遲早必爲彼等探得取去。且與監護者反目。似無甚好結果。乃鄭重受其浴巾。極口稱謝。並以小刀贈彼。謂吾一身所有。祇此淺淺。請哂存之。彼怒稍解。把玩移時。且而露笑容焉。

適與諸匪縱談新法醫藥之有奇效。匪甚注意之。俄而曹三至。知吾爲醫生。乃去其外衣。以其身上槍傷數處。亦吾彼於一年前胸部會中一槍彈。由其背穿出。吾甚驚異。受此重傷。何猶能保其生命。彼腹部亦曾爲槍彈所中。地位極險要。吾睹此益驚異。何受此巨創而不死也。彼又以腕上一巨癢示吾。其筋骨曾爲槍彈穿過。迄今猶時作痛。舉動不能自如。吾乃爲之推拿。見彼似極舒適。十餘年前。吾爲醫科學生時。曾習推拿術。不圖用在今日。此後數星期。每日爲之按摩。甚覺有二痛苦大減也。吾又發見曹三染有花柳毒。方在第一時期。其眼亦有疾。吾告以二疾若不及早醫治。皆是爲患。及今醫之。猶未爲晚。彼請診視。吾告以現手頭無藥品。但可開一藥方。送往哈爾濱。按方購買。彼立以紙筆予吾。吾爲之書藥單二紙。並於單上各簽一名。匪中無一識英文者。但皆欲一視單上之文字。以先睹爲快。

吾於曹三之疾病。方診視完畢。而其他匪徒紛至。皆去其外衣。欲吾驗視。

一一示吾以其傷痕之所在。何處作痛。方吾於稻田之內初遇匪時。見其慄慄之狀。以爲紅鬍子者。殆與常人截然不同。乃一種神怪人物。而今見彼等立吾還旁。並報告吾病狀。方知與吾接談者。初與吾一生所遇者無異。亦猶是人耳。匪中有患沙眼者。有患腸病者。有中煙毒者。吾一一爲之開方醫治。倏聞衆中一人高呼曰。吾等須審慎。此人或將用毒藥謀害也。吾嚴斥之。衆亦不直其言云。

診視畢。乃趨赴一磚製之平台。是乃爲吾所留之臥床也。方鋪展吾之羊皮外套。而曹三至。坐坑邊。藹然詢吾迄今尙未進食。覺饑餓否。彼以爲吾或不慣食麵粉。可另易他物食之。吾恭敬致詞曰。若能以雞蛋見賜。最所感禱。彼默然移時。乃允次日可與吾。

是時已在中夜。同行之一俘虜。已酣然睡去。吾臥其旁。四周匪徒。方吸鴉片。吾深望亦能及早入夢。回思昨日。方與判麥同步稻田內。而今思之。已如隔世。自被捕後。無時不被匪徒纏擾。且生死間不容髮。更無片刻靜坐深思之時間。迨就枕後。不覺思慮交集。方感喟間。忽覺有物觸吾之膝。俯視之。見有三匪立坑側。推吾令坐起。以極誠懇態度告吾曰。彼等此來。係代表匪徒多人。此輩者。晚間曾有一度集議。知吾曾入美國紅鬍子隊中。或即係因此而被迫來華。以爲吾體格甚魁偉。觀吾前在田內戰鬥之狀態。知吾勇不畏死。且曾受教育。能操華語。能醫治傷痛疾病。故爲彼等之首領。極爲適當。此首領位置。係由公衆選舉。已有多人決以此位畀吾。深望吾能容納之。吾斗聞此意外之事。驚喜交集。瞠目結舌。不能作一語。彼等乃謂容吾一夜之考慮。待明晨取決。吾復臥下。是時身如在雲霧中。默計此後將作何進退耶。

夜間三時許。聞有一探卒入室。有所報告。消息似極重要。立有匪徒二十人。前來見吾之數匪亦在內。乘馬疾馳而去。所趨似係東方。即農場之所在也。

曹三爲人似極重然諾。次晨。即予吾鮮雞蛋六枚。吾深謝之。立吸食其二枚。以表示吾之誠敬。彼詢吾一日能食幾枚。答謂四五枚。彼謂已爲吾購備二百餘枚。吾聞此大不懌。豈將被囚至四五十日耶。旋見旁立者露齒而笑。知曹三係與到之言。不足信也。

午後。各匪大半從事於補綴衣履。揩擦槍枝。甚栗碌。吾深異彼等之槍械。軍火。究係由何處購得。知彼等對吾態度漸和善。乃趨近之。與之攀談。彼等見吾注意其槍枝。乃欣然以槍示吾。吾見其中大半係在俄製造者。細察之。知係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之物。尙有數槍。柄上刻有太陽之圖記。知係日本出品。見有二來福槍。上刻但澤（德國商埠）字樣。並記其時期爲一八九〇年。餘皆中國土貨。有係漢陽兵工廠所製者。有係奉天兵工廠製者。槍皆可稱爲新式。蓋槍膛中皆可容五粒彈子。其射遠力皆可達二千四百米突也。

彼等告吾。此等槍枝。購時每柄值洋五十至百五十元。有數匪謂其槍係當兵時所得。沿用迄今。吾復詳詰之。知槍彈係於哈爾濱採購。每百粒付洋十五至二十元。吾至時頓憶及在農場時所聞之謠傳。謂土匪之軍火。係直接由隣近兵士處購得。詢之衆匪。皆否認此說。各匪所備手槍。除少數外。多係德國式之毛瑟槍。等極愛重之。有一匪告吾。其手槍值洋三百五十元。配子彈時。每百粒價達五十元。吾見彼等平時從不練習射擊。今乃知其原因之所在矣。

亦吾與匪徒研究槍械時。倏見一年青匪徒奔入告吾。其友人爲槍彈所

中。促吾立往視之。吾立隨彼行。見一匪名林城者。拭其毛瑟手槍時。偶一不慎。彈去擊穿其左手掌心。吾識林城。即前述面目凶暴之少年。方吾初被擒時。彼曾盛氣呵叱。令至五琴坊。彼則執其手槍。在後監視。而昨日與吾同行。在馬上向吾作猶笑。遙指田舍。謂將於彼處將吾槍決者。亦即彼也。其創甚巨。方以右手緊握其創處。血由指縫中流出。點滴滿地。吾疾取得一布條。緊縛其臂。血立止。又令人取來熱水及肥皂。將傷處洗淨。見槍彈直穿過掌之中部。已將中指第四節掌骨擊成粉碎。吾乃用消毒之烟杆。將碎骨剔出。用其粗劣之剃刀。將殘肉割去。但一切藥品。皆無從購買。乃得一替代辦法。令彼至院內。以手置日光下曬十五分鐘。其時適在中午。日光甚強烈也。

移時用綳帶裹傷處。並用薄木板一片。製成一托傷臂用之夾板。上覆棉花少許。此物係自某匪之舊棉衣內取出者。於是將傷者之臂及手部縛板上。方吾處理時。有一匪自居爲匪中之醫生。從旁對於吾之一舉一動。肆意批評。使林城疑忌橫生。吾其時盛怒。幾不能忍。幸而其他各匪對該匪之所言。不甚注意之。吾欲請該匪代爲診視。旁觀者皆不允。謂聽彼批評。勿措意可耳。吾觀彼等態度。知於吾頗爲信任。彼等從旁觀吾所爲。極爲注意也。

此事完畢後。有一匪邀吾與彼共餐。彼備有佳餚。將與吾分享之。吾視所謂佳餚者。乃割裂成條之豬肚也。且祇半熟。嚼時堅韌。乃如印度之橡皮。吾知吾胃弱。不足以享此。乃趁彼不意。每進一箸。即將舊有者棄去。主人則大快朵頤。吾觀彼雖囫圇吞棗。而其味似無窮。餐畢。吾盛意道謝。雖食品不見佳妙。而其意彌足感也。昨夜有匪徒三人。請吾爲綠林中之大王。吾允於今日作覆。至是竟將此事忘懷。當吾食豬肚時。見此三人入室。頓

憶及前事。覺進退不知所可。俄而決定視此爲戲言。彼若詢及。遜謝之可耳。此三人在外間奔波。已達十小時。入室後。甚疲乏。先臥炕上吸鴉片。然後進餐。餐後即高臥。直至深夜。次日彼蓋並未提及前事。此舉遂無形打消矣。

午後有一重要人物抵此。其人蓋專爲此幫土匪收集鴉片者。其職責在勒索左近一帶農民之鴉片。以之供給匪徒。此來特將其工作成績報告於海番及曹三。並將在夏間所收集之鴉片攜至。有數匪已將自有之鴉片吸盡。向其友人借吸。見彼至大喜。吾至是漸知匪中亦自有其組織制度。有職員。有帳目。有其自定之記帳方法。匪中有少數無鴉片嗜好。此輩常分派鴉片時。將其所獲得者。或轉借於其他吸煙之同伴。或交管帳者收存帳上。記某人存鴉片若干兩。或洋若干元。其制度甚完密。

吾深疑此輩匪徒。必另有同謀之人。冒作農人船夫或小商夥。一方以鴉片軍火衣服食料等供助匪徒。一方與官場及地方上有勢力人物連絡。故收集鴉片者。必亦係同謀者之一。必甚有勢力。蓋生鴉片在哈爾濱市場。每兩售價八元。今強令農民捐助。則勒索者必有相當勢力及諳智。吾又疑一般種植罌粟之農人。或即係紅鬍子。或係彼等特遣種植者。此僅係一種揣測。確否不可知也。

吾覺必有人壓迫一般農民。令彼等種植鴉片。蓋前曾見阿來米與判麥大佐農場間之田地。有三處種植罌粟。其一與判麥之田畝相接。判麥頗不悅。蓋二處田地界限之劃分。極爲模糊。人將疑判麥田內種有罌粟也。匪徒壓迫農民時。或並不用他種方法。惟相約若種罌粟。則可不加以騷擾。但有此語。已覺較文武官員所發命令爲有效。譬如前曾述及阿來米駐有兵士一隊。但其鄰近田地。即種有罌粟。由所駐處可望見之。而兵士

視之。如不見也。

收集鴉片者來時。其後尙隨一苦力。攜有二竹籃。彼自籃內取出生鴉片二百七十四兩。每兩大如一雞卵。用油紙包紮。衆匪睹此大失望。彼等所希望者。遠在此數之上。何所攜祇此耶。收集者觀彼等鬱怒之狀。不以爲意。泰然張二手。令衆匪勿噪亂。乃告以此中之原因。蓋一星期前有兵士一隊。來此區巡視。大加恫嚇。謂將以田內罌粟。悉行割去。結果彼及農民定一調和辦法。不得已將已收得者。與兵士平分。並允以此後所獲。仍照此辦法。故兵士亦得鴉片二百七十四兩。彼等已向北行。赴他區巡視。衆匪聞此。對於兵士厲萬端。久而未已。

匪得鴉片後。乃用天平秤。仔細稱度。記入簿冊。並一分派。每一匪約得土二兩有半。按名傳呼。呼在某匪時。彼乃趨至司帳者。前取其所應得者。或令司帳者爲之記入帳內。有一匪。發現司帳者將彼以前之帳目誤記一筆。於是彼此爭執。至夜半仍不稍休。加入爭噪者二十餘人。當爭止時。天已將曙。吾是夜迄未合目也。

此等匪徒。並無意於睡眠。俄而彼此熱烈討論其首領所提議之計劃。吾偶聞得一二。不覺驚愕。側耳聆之。其計畫係趁天將明時。吾友人及小隊衛兵皆熟睡未醒。乃於其時襲擊農村。吾知農村距此僅二十三哩。其目的在擒捉外人及所有槍械軍火。此策衆一致附和。並討論種種攻擊方法。吾聞之心悸不止。一時許。有六十人準備出發。吾之監護者。即其中之一。餘十二人。囑留守屋內。吾大驚躍起。請首領允吾偕行。有一匪。令吾靜臥勿聲。不得已復臥炕上。聞衆匪乘馬向東前趨。是以僵臥。不能作一語。如此者數小時。俄而紅日漸升。默思此時彼等必已衝入農村。總局內。吾兒吉姆判麥夫人及一切好友方熟臥。又焉知奇禍即在目前。是時心痛。

如裂。恨未能插翅飛至農村也。

第十二章 遠行

日出已二小時。而留守屋內之土匪十人。猶酣臥。餘二人司守衛之責。一立屋外。一坐對面坑上。雙目漸合。似睡非睡。其首漸垂漸低。時而觸及槍桿。則驟驚悟。拭目愣視。繼見無他。倦眼又漸相合。吾靜臥坑上。凡六小時。不言不動。但未敢安睡片刻。時時諦聽出發之匪徒。已歸來否。

俄而斗聞有異聲。非馬蹄蹴踏聲。似爲一哩外之槍聲。初祇一二響。二分鐘後。聲漸繁促。立門外之土匪。疾入室內。搖醒坐坑上之匪。與之小作耳語。於是二人立分別將諸匪喚覺。即烟迷未醒者。亦匆促於數秒鐘內。執槍出院。但遙聞槍聲漸不如前之清晰。須臾竟不復聞。及各匪遂又返屋內。不發一言。逕坐坑上。至是皆清醒無倦意。有僕役攜來麵粉一籃。衆取碗箸吞食。食時伸其腿。作聲喟然。蓋猶有餘倦也。餐時余將曹三所贈之蛋食盡。

將亭午時。方聞有乘馬者入院內。其來悄然無聲。即留守之匪徒。亦爲之一驚。余是時屏息不敢仰視。恐有慘狀入目。非吾所能堪也。幸而彼等仍以前數人。絕無俘虜。余睹此精神驟健。但因一時驚喜過度。忽大嘔大吐。後覺頭痛甚。數小時方已。吾陸續自匪中探悉。彼等此行之所爲。先是將行近農村時。忽得一消息。謂有兵士一隊。由阿來米調至農村。刻正搜覓匪徒。彼等聞此。驚悸尤甚。遂掉首馳歸。距農村已里許。時兵士方覺有匪。彼此小有衝突。後見彼等去已遠。遂未窮追。

吾見監護者。不在隊中。詢諸某匪。彼向吾耳語曰。方熟睡也。吾啓室窺之。見彼然赫臥地上。前匪笑謂吾曰。紅鬍子有一種風氣。絕口不道死字。同儕中有不幸喪亡者。但稱之爲熟睡耳。至是方知監護者已於晨間戰死。

彼遇吾甚冷酷。吾聞其死訊。不甚驚悼。但惜吾珍愛之小刀耳。吾聞匪中不言死字。深以爲奇。又瑣瑣詢該匪。君等既稱死爲睡眠。若眠時又將用何語道之。彼謂就枕耳。匪中蓋以睡眠爲就枕。而以死亡爲睡眠也。

衆匪此時似有所候。皆作焦灼不奈之狀。有數匪長日吸烟以解悶。曹三則分遣間諜出外探視。又遣二農民傳遞消息。午後。余赴另一室內。於林城包紮創處。返時見有全付武裝之兵士二人。先我而入。余驟見此甚異之。尋見彼等似頗有交誼。相與吸烟。啖麵粉。切切談論。一若舊雨重逢者。然是時監護吾者。爲一青年匪徒。吾低聲詢彼。是何人耶。彼笑答曰。友朋耳。吾常聞人道及中國之匪徒。每服軍裝。與兵無異。但其軍服皆無徽章。此次所見。則有徽章懸胸次。領上亦附有號碼。豈土匪與兵隊有首尾耶。證以前所聞謠傳。非特東三省。即中國各部。兵匪多有關係。則吾已猜測。或可信也。

尋有一兵士來視吾。彼謂同吾係一醫士。彼近患目疾頗烈。能爲之一診視否。吾見彼所患者。亦係沙眼。華人之患此者。多不勝數。此疾極易傳染。吾與衆匪同居。而匪中患此者。十有五六。頗自危懼。遂略以預防傳染之方法告之。又爲該兵開一藥方。告彼服此藥後。疾可不加劇。但一時終難全愈也。

此時有二使者至。其身份似頗高貴。蓋見海番及曹三。皆起立致敬。相與爲禮。吾注意觀察。其行禮方法頗奇特。先立正。然後以二手相握。高舉過頭。前未嘗見此也。有一年輕匪徒。見吾旁觀。似鄉愚然。遂趨前告吾。彼有一奇物示吾。言時勒其袖。吾見其時節有一小黑癥。係針尖所刺者。彼謂是即匪徒之暗號。吾初不信。繼見其他年青匪徒。亦皆有此同樣黑癥。始信之。此記號極易爲人覺察。吾甚異彼等何胆大。乃爾。繼知此係新有之。

規則。祇年輕匪徒有之。資格較深者。即未有此也。使者來後。所言似頗有關係。曹三與彼接談後。即令吾繕一函。致吾農村中之友人。要求從速辦理贖身之事。今已為第四日。而農村中尚未有人遣來。商議此事。匪不復能奈。余遂作函如次。

派特孫先生及包爾先生均鑒。此間遇吾甚和善。頃前途囑催迫君等。從速以金來贖吾歸去。聞首領謂口內擬離此他去。今候此事結束甚焦灼。吾知君等於此必早進行。惟前途令吾書此。故特作一函。亦使君等知吾近况平安耳。

豪華德上

七月二十三日

作此函後。吾料在此間必尚有數日勾留。詎二十分鐘後。曹三忽令吾準備啓行。吾聞此並不失望。深信所趨之地。必愈近農村。交涉時愈便利。出門後。見所備馬甚壯健。吾歡然意足。以為不久可與吾友朋及小兒相見。有數匪為吾整理鞍具。吾與之閒談甚洽。一中國俘虜。亦乘馬行。海番郭某尙有三匪。則為吾之監護者。林城即受創者亦自行。餘者謂將於次日隨來。臨行時。屋內未行者揚巾狂呼。表示歡送之意。是時漸昏暗。但吾以為向東趨農村行。為程必不遠。不料上馬後。首領竟令向西行。與吾所料者相反。至是心灰如死。瞬息間轉喜為憂矣。

衣飾瑣言

女子衣飾何以較男子華美

祿

當上古代。一切裝飾品。幾乎是男子所專。有的男子身上多掛着燦爛的蜆殼。手臂上有手鐲。面上刺着花紋。頭上有種種裝飾品。非常繁重。後來人類進化。到游牧時代。男子成為一家之主。他打獵及戰鬥的時候。身上有這許多裝飾品。覺得很不便利。於是廢棄一切虛華之物。衣服愈趨愈簡單。大概世界愈文明。男子的責任愈重。事業便愈繁。沒有功夫在衣飾上用心思。他便逼迫女子裝飾起來。為他的娛樂品。女子便漸漸注意此道。以求媚於她的主人。並可使同性見而歆羨。這種習慣漸漸成為風俗。所以女子的注意裝飾。其起緣實在是被動的。做丈夫的多歡喜把他的妻子打扮得一朵花似的。這不但是為自己娛樂。且可藉此表示他的闊綽。我們看見女子。歡喜塗脂抹粉。歡喜抹粉插花。便說女子富於虛榮。其實在這男子富於虛榮啊。



淮浦風雲片片錄

愚公

淮浦一帶。自奉軍退後。人民之驚魂甫定。方以為從此可各安生業。鋒鏑餘生。無不自相慶幸。乃曾幾何時。風雲驟緊。前曾迭罹大禍。今又風聲鶴唳。其何以堪。所幸三五日間。即告結束。雖受小驚。未遭大劫。是亦淮浦人民。不幸中之大幸歟。

淮浦風雲之遠因及近因。前次聯奉戰爭。在聯軍右翼。清江浦首當其衝。白軍既失敗。馬玉仁不得不獨力對奉。顧兵力既屬單弱。平時又無訓練。螳臂當車。其何能濟。乃迭電請援於孫傳芳。孫調鄭陳兩軍。星夜馳援。鄭陳兩軍。本無地盤。迨至奉軍退後。對於清江。皆存染指之心。因時機未至。未便下手。而孫氏亦諄諄以奉敵初退。不宜內訌為戒。於是鄭陳野心。乃得稍戢。嗣陳氏調赴皖省。空氣乃形和緩。

馬軍向無紀律。久為人深惡痛絕。軍隊愈多之處。劫案亦多。即此一端。他可想見。人民處積威之下。莫可如何。當聯奉戰爭時。馬氏所借淮揚各屬巨款。並捐稅各項收入。為數至巨。而南通某氏。漢口某將軍。及孫傳芳皆有巨款助餉。均為馬氏中飽。軍中時以聞餉。故孫比頗覺不滿。淮浦民衆。探知內幕。聯合控告。不遺餘力。聞孫曾於一日中收控馬呈文六十餘件。乃決存去馬之心。以位置鄭氏。曾於事前電馬。促其自動下野。後聞馬氏不甘退讓。孫乃令鄭軍全部入境。逼其讓防。由瓜。揚。而高寶。而淮安。於是不數日間。馬氏之地盤。已喪失大半矣。

清江浦之突被包圍。鄭軍開抵淮安時。尚未登岸。是時馬軍之駐淮安者。為計龍章團民。聞訊之下。驚惶失措。立搖電話。問馬如何辦法。馬問「對方兵數若干。」計答「約一旅。」馬囑速退清江候命。計乃倉卒率隊退去。於是淮安以南。竟無馬氏一兵一卒。

鄭軍欲包圍清江。恐其抵抗。乃聲言「奉孫總司令命。開拔援魯。將由清江北上。」馬氏信而不疑。以為鄭既援魯。必不與彼為難。乃允假道。鄭軍乃以一部份陽為北上。經過清江。時軍士身上之水囊飯包等應用品。無一不備。大有遠戍之概。孰意甫經開過清江。未十餘里。即行屯下。回槍南向。挖壕備戰。而未過清江之一大部份。立分左右兩翼。向清江取包圍之勢。一轉瞬間。清江即在鄭軍掌握之中。

馬妻之脫險。先是鄭軍節節進逼。馬氏恐戰事發生。將其妻王氏用汽車送至朦朧鎮（地屬阜甯馬氏家此）車中所載細軟珠寶無算。出清江東門。經淮安東鄉之欽工鎮。向朦朧開去。當該車經過欽工後。未半句鐘。鄭軍即開到一營。剷斷汽車路。挖壕以待。設使再遲延半句鐘。王氏其殆矣。

馬氏出走情形。清江既受包圍。馬氏知不可為。部下星散。易服而逃者。不計其數。使署內各部人員。均不知去向。僅存衛隊數十人。清江各界。誠恐馬氏不走。地方糜爛。乃公推代表十餘人。晉見馬氏。請曰「望軍

長體念淮浦民生。從速出城。以免人民遭池魚之殃。且大勢已去。爲無可爲。請立決。』馬氏答言。『我無去處。』各代表允爲設法。隨即出署。復謁鄭軍將領。備言『馬既甘心退走。請求讓其出城。』徵得同意。返告馬氏。馬即率衛隊數十人。狼狽而行。至東門口。爲鄭軍查獲。將衛隊繳下槍械。並扣留馬氏。旋接鄭軍長令釋。乃使之去。此時僅徒手衛兵數人。隨之而去。時舊歷十二月十二日也。

果農民之諷刺馬。馬氏既出走。徒步間關。備嘗艱苦。不暇由大道經過。僅覓小徑。日暮至某村。遇一農人。馬遣人問有無車輛。可僱農人熟視之。謂『此間固有車乘。惟悉爲馬玉仁部下封去。目下何來車輛。』馬氏聞之。殊爲懷喪。

馬軍殘部之交。馬氏星夜出走。破曉始有由朦朧開來汽車兩輛。此汽車即送王氏至朦朧之車也。因不知清江消息。電話又被割斷。故着車來探消息。適遇馬氏。馬氏隨即登車。駛回朦朧。詎意由清江逃散潰兵。亦三五成羣。接踵而至。蓋彼等知馬家在此。料其必然逃回。故陸續趕至。有願仍隨馬氏者。有向馬氏索六月欠餉者。殘部之中。立分兩派。雙方爭執。幾至開火。索餉一派。人數較衆。馬氏因私產在此。深恐惹起重大損失。關及性命。立命出私財四千元。分給索餉一派。以安人心。不意餉甫發畢。索餉一派。即攜械他去。馬氏怒不可遏。喝令服從之一部份。尾追襲擊。霎時間。炮聲隆隆。遠近震驚。羣疑鄭軍與馬軍殘部交戰。初不料爲內部之互訐。約三十分鐘。索餉一派。死二人。傷十餘人。始行遁去。但人民已飽受虛驚。

馬部軍官私宅之被抄。鄭軍入城後。徧詢民衆。『馬部軍官私宅何在。』既得乃大肆搜羅。上自旅團長。下至連排長之私宅。均被搜抄。人民

稱快。蓋平時處於強迫壓力之下。其填胸積忿。至此始洩。且聞有旅長團長十餘人。悉被扣留。暫時恐難恢復自由。

各處之收繳槍械。常聯奉之戰。馬部軍官。除將各縣警備隊及保衛團槍械抽用外。並將村鎮民衆自衛槍枝。搜索一空。偶有要求留用者。則坐以反抗官廳之罪。除沒收槍械之外。另科以罰金若干者。近遭失敗。潰兵四野。於是牆倒衆人推。昔日之忍痛不言者。今則羣思報復。故凡潰兵三五成羣者。所帶槍械。均被各地保衛團及民家繳下。略給川資。遣散使去。謠者謂循環報復。天數使然。信耶非耶。

馬氏之拒諫。馬部歷年欠餉。習爲固常。其姪每泣勸之。馬氏不聽。前次孫氏電馬下野時。其一弟曾力勸宜急流勇退。並謂『我家僥倖至此。兄已位至中將。尙復何求。此即退讓。得保私產。仍不失爲江北一大富紳。』馬氏斥爲懦夫。於此。覘馬氏之見解。遠遜乃弟。

馬氏行踪之傳聞。馬氏至朧朧後。未多停留。聞已乘輪開往鹽城。又一傳說。謂馬由鹽城轉泰州。出口乘長江輪船赴漢。將以吳佩孚處爲棲枝。未知確否。





評羅京春夢

L. L. 女士

羅京春夢一劇。爲描摩歐戰時之一段情史。中間襯以羅馬偉大之背景。以及意國捧喝團之救國運動。以劇情言則委婉動人。極爲深刻。以布景言則在美國仿造羅馬京城之美術建築。盡宏偉之能事。觀後有所感。因評述之。劇情述羅馬近海島中。有卜羅年者。貧無立錫。曾於途中得一男孩。蓋母死而無所歸者。孩名大隈里西。卜遂扶養之。愛如己出。村中有文學家羅撒利博士。著作等身。名重鷄林。惟酷愛和平。提倡非戰主義甚力。是日適與神父共話園中。見羣童與一丐兒爭鬪。神父出而喝止。被欺之童子。卽大隈里西也。博士曰。若何故與羣童爭。大隈曰。余因我祖國之國旗耳。博士大爲驚異。又見其容貌清秀。欲留童子於其家。卜羅年喜童子之得所。黯然辭去。童子依依不捨。博士並留卜爲園丁。卜曰。彼童子。由余鞠育。至今已十年矣。博士憐童子之孤苦。備加愛惜。博士有愛女羅邁。年齡與大隈相彷彿。兩小無猜。耳鬢廝磨。十年之後。均已長成。兩情尤篤。大隈隨博士學作著書。羅邁爲美術塑像家。時值歐戰。意大利加入協約戰團。報載其事。博士見之大爲反對。而大隈必欲投筆從戎。博士大不滿意。女郎亦起勸阻。且曰。君不聽老父之教訓。將來君亦必忘吾人之愛情。發生變化。太隈乃毅然宿卜羅年前去投軍。絕不返顧。女郎自大隈去後。子身無歡。忿怒已極。竟將所塑大隈肖像擊毀之。且曰。汝今已爲殺人之兇手矣。適鮑納利男爵經過其處。駐足觀之。並以毀此精美之塑像。深爲可惜。願以重價求其製像。男爵別有用心。屬愛於女郎。越日報載意軍第十

羅京春夢之一幕



羅邁與大隈之別後重逢

六梯團。作戰前敵。爲敵軍所敗。全軍盡覆。團長大隈里西業已陣亡云。博士得耗。一慟而絕。遂使女郎榮榮一身。無可依靠。男爵時來過訪。爲其介紹。將所塑之像。以重價出售於人。女獲得巨資。自此寄寓在卡司南子爵夫人家中。起居奢華。衣飾富麗。而女憶想大隈。情場失意。放蕩形骸。男爵欲博女之歡心。每晚開筵宴客。紙醉金迷。幾不知天下有憂慮事矣。未幾大戰結束。戰士返家。女兒士兵返鄉。更覺悵鬱不樂。其實大尉自戰敗之後。暈絕於山下。後經紅會救回醫治。得以復生。偕卜羅年重返故鄉。當至博士居室訪女郎。見房舍依稀。人物已杳。大隈不勝感傷。此時意國軍事雖告結束。而人心思亂。無法遏止。陰謀家利用時會。思奪政權。黨魁史麥尼夫日以鼓吹罷工。陰謀推翻政府。一時到處響應。秩序大亂。其暗幕中之主使實爲鮑納利男爵也。一日史志尼夫正在街頭演說。大隈因覓女不得。神麥

甚爲懷喪。正偕卜羅年出游於市。聞黨魁搖惑人心。不禁大怒。義憤之氣。勃然而發。一躍趨前。加以痛擊。詎警察袒護黨人。反將大隈及卜氏拘禁。監獄。退伍軍人咸表同情於大隈。設法將其保釋。大隈出獄後。以平亂救國爲號召。組織棒喝團。一般軍人聞風而集。公推大隈爲首領。以掃滅亂黨爲目標。入黨人員均服黑色之衣。又名黑衣軍。探悉以男爵與亂黨有關係。大隈反對最烈。羅邁日與男爵共處。人疑其將來之男爵夫人。然羅邁未嘗忘情於大隈。因製一匾額。表揚愛國軍人之功績。大隈見之。以羅邁與男爵一丘之貉。吾儕英雄豈欲此等人之褒揚。立將匾額擊毀之。女在樓上望見。異常憤懣。男爵之親友見人民如是反對。知其怨毒中人已深。咸有戒心。相率辭去。當晚史麥尼夫人見大隈。願以重金爲壽。特來媾通。卜羅年乃以毛瑟鎗逐出之。又值女郎來訪。大隈一見。欣喜無藝。女拒之曰。余即製匾之女子。誰語汝余爲男爵夫人。大隈至是方知自身反對之羅邁。即當年親愛之情人。乃相與道歉。前嫌盡釋。大隈曰。今日尙須爲國家盡力。不能談及愛情。遂頷之與辭。自去。男爵自外歸。聞女他出。知其必往見大隈者。待女歸。面加規諷。告以所售出之塑像。皆由余出資命人購回。汝之衣食住爲余一人所供給者。女聞言大失所望。明日欲將所有器具拍賣。得價以償男爵。事不果行。其時大隈之棒喝團部署完備。定期舉事。密定計劃。以當晚聚集在最偉大意大利之圓舞場。一夕中殲滅亂黨。致書密告於女郎。命卜羅年送去。詎卜遺書於地。爲男爵檢得。機密盡釋。立命史麥尼夫召集亂黨。先發制人。計劃既定。入告女郎。謂棒喝團今晚完全失敗。祇見大隈入圍場。未必再有生出之希望。余明日即爲意大利之執政。汝即執政之夫人。男爵既去。女郎以電話召大隈速來。有機密相告。詎又爲男爵所聞。未幾大隈應召蒞止。男爵突然而入。居然以手鎗制止。大隈疑女郎與男爵串通。賣已女亦無法辯白。大隈與男爵互毆。各

爭手鎗。幸女郎之相助。男爵遂被大隈擊斃。乘間逃出。方知女郎忠心於己。當時趕到圍場。宣布男爵已死。速往保護政府。棒喝團員當晚掃平。亂黨正式政府應時產出。人以功在大隈。保舉爲內閣女郎。已爲警察所拘。自認擊殺男爵。大隈自首。證明非女之罪。政府將案取銷。遂與女郎正式結婚云。

Barbara La Marr 女士飾博士愛女羅邁。 Bert Lytell飾大隈里西。 Lionel Barrymore 飾男爵鮑納利。表演認真。工力悉敵。故劇情處處緊湊動人。

全劇攝影以含渾見長。如羅馬之圓舞場。堡壘傾歌。搖搖欲墜。迷濛遠望。尤覺雄偉。山間瀑布一幕。如萬疋銀帛倒懸。佈景絕雅。

劇中寫羅邁與大隈兩人之情。極爲細膩深刻。兒時之兩小無猜。已種異日癡絕之因。及其長成。則尤見愛好之深。當羅邁爲大隈塑像之時。大隈雖爲博士作鈔胥。但聞羅邁之言。立止工作。與之周旋。即可見平日之婉。嗔林中的一幕。大隈欲吻羅邁。羅邁含羞。故以衫袖作障。迨羊羣經過。始覺身在林中。寫沉醉情態。如畫。大隈因羅邁塑一住宅雛型。便譚及婚後情事。將癡兒女心事。刻畫盡致。他如羅邁之怒擊塑像。大隈之荒舍慟哭。以及羅邁絕鮑納利男爵。大隈之自首。均將兩人情愛始終不變情形。越寫越深。感動觀衆。

此劇最大宗旨在乎激發國民之愛國心。大隈情場得意。其樂陶陶。乃戰事爆發。投筆從戎。雖以羅邁之深情。亦不能改其初衷。觀者見其臨別依依。自覺黯然傷神。但進一步觀察。愈能顯出大隈愛國心之熱烈。劇中鮑納利男爵一角。極陰險之能事。其資助羅邁。並非出于愛才之心。故當羅邁樓頭瞥見大隈時。木然不動。及羅邁自大隈處歸。則嚴詞相責。且謂「爾衣食住處。咸爲我所供給。爾當如何圖報。」寫豪富仗金錢。頑弄女子之罪惡。極爲深切。嗣見羅邁不爲所動。則謂「我行且爲狄克推多。何不嫁我。」欲以虛榮動之。而終不得。宜其啓殺大隈之心。觀者對於此人。無不深惡痛絕之者。



觀劇場復仇

Lon Chaney in "he-who gets slagged,"

凡是看影戲的人大半都盛稱郎却耐 Lon Chaney 的化粧神妙。像他飾「鐘樓怪人」裏的 Gasiinobo 簡直是個十全不全的醜人。而且舉止行動都含有一種野蠻的意味。又像「歌場魅影」裏他飾的 Phantom (Isik) 伊立克那副鉅眼療牙的醜態。叫人看了毛髮悚然。誠然他的化粧是極有研究。可是我覺得他並不是專在化粧方面見長。尤其是他所表演的情劇。對於情的一點。比人家更深更高。不從正面寫圓滿的愛情。却從反面寫無可奈何的情。使那班失戀者流出同情之淚。他在「鐘樓怪人」和「歌場魅影」裏都是演一個醜人深愛一個女子。不惜犧牲了多少人的性命。去救護一個被愛的女子。而結果他自己仍舊只是看着人家得到圓滿的結果。最近卡爾登戲院所映的「劇場復仇」也是他所扮演的名片。我特地介紹在下面。

有一個學者保羅和他的朋友巴龍一同研究科學。這天保羅很高興的告訴巴龍和他的妻子瑪麗。說明研究的科學已經成功。預備到研究會裏去報告。預料一定可以得到大眾的歡迎。這時瑪麗因為他整整的用腦。精神十分疲倦。便勸他早些去睡。誰知等他睡後。瑪麗偷偷地將書櫥的鑰匙偷了出來。交給巴龍。巴龍便將保羅所

凝冰



氏耐却郎之中仇復場劇

擬的稿子。偷抄一遍。到了研究會裏當眾宣佈。保羅這時很注意的聽巴龍在那裏演講。可是他所講的。完全是自己心血的結晶。於是過去和他爭論。却被巴龍當眾毆辱。受會裏大眾的譏笑。保羅氣得要命。回去告訴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並不和他表示同情。這時巴龍來了。伊反而露出那高興的神情。保羅知道事情不妙。便向他倆理論。又被瑪麗打了一下嘴巴。他無可奈何。只得苦笑。他倆又罵他是個小丑。保羅受了這種刺激。便索性離家遠去。投入一個馬戲班裏去當小丑。題了個外號。就叫「吃嘴巴的」。以示紀念。在馬戲場裏有一個舞女康茜羅。是個伯爵的女兒。對保羅十分關切。他本來是個情場失意的人。早已心灰意懶。可是見了康茜羅。却

含着很深的意味咧。

銀行週報廣告

本報創刊於民國六年出版迄今已達九卷編輯門類除每週市況提要每週金融每週滙兌每週證券每週商情雜纂等項外關於經濟財政金融商業銀行業務會計事項等每期均有撰譯論文復於民國十二年起每月編印經濟統計一種將關於金融商業等項市價及其他一切統計特印單本俾便檢查本報定價請閱左列本報價目表如蒙預定報費先付此啓

| | | | | | | | | |
|---|---------|----|----|----|----------|---------|--------|------|
| 本 | 報 | 價 | 目 | 表 | 一冊半 | 年 | 全 | 年 |
| 郵 | 費 | 附註 | 凡計 | 國以 | 內各埠不另加郵限 | 費票代錢作九折 | 元五角一分二 | 元一角五 |
| 費 | 港香洋南美歐日 | 本 | 費 | 費 | 分五分四二分 | 三十一五 | 元二元角 | 元一元 |

發售書目

[illegible]

上海漢口路二號

銀行週報社



等於零

心冷

中年人普通的希望。除了銀錢之外。便是子女。可是老天常時故作狡獪。不讓人們得到兩全。有錢的人。不是膝下空虛。便是養兩個不肖的兒子。將他有的產業敗個精光。反而受了他們的拖累。有些有子女的。偏是沒有錢。子女越多。越覺得無法擺佈。單是一筆教育經費。便有些担負不起。像陳國英那樣。真可以算是福氣完全了。鄉下有三百多畝田。街上有十幾所市房。一年到頭。不用自己操心。可以無虞溫飽。他還有兩個兒子。大的宗煌。小的宗耀。一個女兒筱雲。這三個孩子。都還聰明伶俐。膝下承歡。足使國英整天的笑口常開了。這班孩子。都受過了普通教育。一個個預備升學。惟有這升學問題。的確使國英很費了一番躊躇。

當宗煌在升學的時候。國英考查他的成績。國文程度不見得好。英文一科要算頂擅長了。國英心想。他既然性子相近。不如就讓他去進教會大學。這年自己陪了他趕到上海去報考。居然被他考上了惠廉大學。從此便一味的研究英文。

國英的第二個兒子宗耀。國文算學的兩種功課。成績比其餘的各課都好。國英心想。不如將他送進商業專門學校去。將來畢業之後。也可以止商業界中佔一個地位。惟有國英的夫人。極力反對。說是「我們是詩禮人家。何必降級學商。將來還不是成個市儈。」好容易國英橫說豎說。解

釋給伊聽。說現在的商界。並不是一定低微。還舉了幾個朋友的子弟。也是經營了商業。纔會發財的例子。纔將這位夫人的心思說了轉來。

足以引起國英夫婦間爭執的。便是筱雲的升學問題了。當伊在小學畢業之後。國英夫人便主張伊不必再進學校了。因為伊覺得一個女小孩子。只要會得寫寫信。記記帳。家務事情。不會弄錯就好了。不必再去讀書。國英呢。以為女子雖然不一定要靠自己賺錢過活。可是學着些吃飯本事。倒底也可以不吃虧些。況且筱雲的一班同學。大半都去升學。相形之下。伊自然也極力的想要升學。究竟國英夫人拗不過他們。還是進了女子師範學校。

興旺的人家。總有許多親戚朋友。很親熱的時常來照顧。每次有人到國英家裏的時候。問起他們的子女時。總有一番的誇獎和祝頌。國英夫婦倆聽了。非常得意。

有人說：「現在的時代。學外國文。比什麼都強。如果在外國人學校裏畢業了。出洋是再便當也沒有的事。等到外國回來。那是何等的吃香。要官有官做。要娶親有的是名門閨女。就是從前的羅總長。也是惠廉大學畢業之後出洋的。如今是何等顯煥。所以令郎的前程。遠大。實在可喜可賀。」還有幾個喜於奉承的人。更將出洋的事說得天花亂墜。好像是一子

出洋。七祖昇天般的可貴。將國英說得眉花眼笑。真好像宗煌已經留學歸來。受大衆歡迎似的十分的高興。

又有人說：「新式的商業比舊式的商業容易賺錢。如果在銀行裏做事。尤其來得好。銀行一年一賺就是幾十萬幾百萬。分起紅來。也就可觀了。在金融機關做久了。就是換了別種商業。因爲金融界的熟人多。自然格外的容易發展。所以國翁只要等二令郎將來畢業之後。經營商業。便可以安安穩穩的預備做老封翁了。」國英聽了這話。兀是謙遜不遑。

筱雲第一個從女子師範畢業出來。預備出去担任些教務。可是國英夫人聽了伊的親戚的話。要緊替筱雲許配人家。筱雲得到了這種消息。會對伊母親說過。表明自己願意到外面去担任教務。婚姻的事情暫時不必提起。誰知伊母親却固執已見。橫說豎說。非伊出嫁不可。伊心想。父母的心理。一定是以爲早些將終身大事料理好了。便算完了一樁心事。而且自己早晚終須一嫁。索性嫁也許可以繼續自己的志願。因此後來也不十分艱持。半年之後。筱雲便嫁給一個開地產公司劉中式。這劉家着實有錢。躺着喫一世也喫它不窮。所以筱雲的嫁後生活。倒也十分安樂。大凡人都是好逸惡勞。每天早晨睡到十點鐘起身。等一起身便樣樣都預備舒齊。梳頭吧。也用着梳頭娘姨。連叫用人也只要撒撒鈴。用不着自己開口。一天到晚吃飽了飯。又不用勞動心思。自有許多妯娌們陪着。不是閒逛。就是看戲。出門也端正好了汽車。毫不費力。像這樣的舒服日子。過下去。筱雲那裏還想到担任教務的苦事。

第二個畢業的是宗耀。他滿心想在商業專門學校裏畢業。到銀行裏做事。一定可以得到一個優等的地位。當時由國英和校裏的教員荐他到地方銀行裏去。他拿了荐信。去尋行長。約了好幾次。方纔會見。那行長因爲情面難却。便叫他星期一到行裏聽候派遣職務。宗耀到了那天。興高采烈的跑去。到了那裏。總務科長找他。說是暫時在滙兌部當練習生。二十塊錢一個月。宗耀聽了這話。身子冷了半截。心想。豈有堂堂專門學校

的畢業生。只進來拿念塊錢一月。可是當時却不能回絕。只得答應了。跟着一個辦事員去見滙兌部長。部長問了幾句。派他專管本省滙兌的事情。整整的忙了一天。到了晚上。部長忽然找他說話。原來他經手收下的銀圓裏。有好些是銅質的偽幣。鈔票裏也發現兩張假票。部長先問他道：「你是那裏出身。」他答說：「我是商業專門學校畢業的。」部長道：「怎麼你們學校裏連看洋錢鈔票的起碼本事都不教的嗎？」照這樣下去。可不行呀。」宗耀聽了。氣得發昏。到第二天。便不會再去。兩個月後。他被人家荐到省公署當辦事員。事情倒還順手。

最後畢業的是宗煌。他很想出洋留學。可是家庭裏對於留學費用。負擔不起。只得作爲罷論。

他在惠廉大學裏原是進的文科。後來便到一家書局裏去充當編譯員。他的英文程度。確是高深。外國人的說話。居然能說能懂。可是他的中文程度。本來就低。再是荒了幾年。格外的覺得困難。他會費了兩個月的功夫。譯了一本文學書。可是被編譯所長批得一塌糊塗。說是文理不順。辭不達意。做了一個月。便不會繼續下去。

後來他又進了一家美國人開的洋行裏做事。雖然名目是寫字。可於在外國人的眼光中看來。簡直只當是一個高等西崽。宗煌自己還有幾分傲氣。不像人家那樣卑鄙齷齪地。去奉承外國人。所以也只幹了兩個月。便自動辭職。

也是機緣湊巧。有一個退職省長家裏要請一個家庭教師教小孩。薪水倒很豐富。宗煌便去擔任下來。

在一個新年裏。他們兄妹原在一處。譚起經歷的事。大家都不勝感慨。國英聽了他們的話。抹着鬍子道：「我一個教育你們。都抱着極大的希望。可是結果都是等於零。這還是你們自己不好呢。還是教育的不好呢。」他們三個人一個也回報不出來。